



困學紀聞

15
495
1





道光乙酉年開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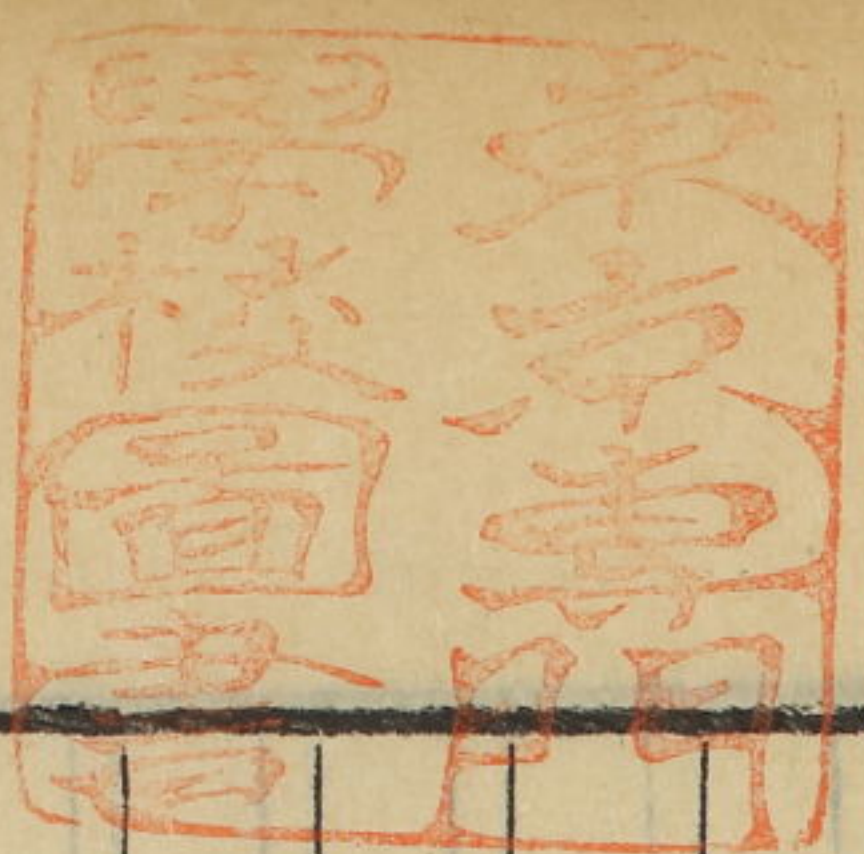
木
子
紀
聞
經

餘姚守福堂藏版

道
光
乙
酉
年
開
雕

木
子
紀
聞
經

餘
姚
守
福
堂
藏
版



1E5
495
1-12

411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
雜家類

所錄文
有物邦
明治五年一月九日
錢坫

困學紀聞二十卷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
康成註已著錄是編乃其劄記考證之文凡說
經八卷天道地理諸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
三卷雜識一卷卷首有自序云幼承義方晚遇
難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云云蓋成於入元之
後也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雖淵源
亦出朱子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如論語
注不舍晝夜舍字之音孟子註曹交曹君之弟
及謂大戴禮為鄭康成註之類皆考證是非不
相阿附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戶亦不

困學紀聞注

至如明楊慎陳耀文

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蓋學問既深意氣自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抵未可妄詆以空言又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概視爲舛陋故能兼收併取絕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元時嘗有刻本牟應龍袁楠各爲之序卷端題語尙鈎摹應麟手書藏弄之家以爲珍笈此本乃

國朝閩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詳註多足與應麟之說相發明今仍從刊本附於各條之下以相參證若璩考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薄視應麟焯則動以詞科之學輕相詬厲考應麟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恐未能望其津涯未免輕於立論是卽不及若璩之一徵以其拾遺補罅一知半解亦或可採故仍並存之不加芟薙焉

困學紀聞原序
不賦交遊語
其辭嚴辭雅一賦半祿衣冠百無對於此
事未及興立論以鳴不又其意之一
學書著並至六百餘卷其間
賦賦員運以言味之學其味其

困學紀聞原序

宋咸淳間厚齋先生尙書王公以博學雄文聞于時
兩制訓辭爾雅深厚歎而服者皆曰非先生不能作
奇傳異書蹟微隱奧疑而問者皆曰非先生不能知
晚歲飛遯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頗聞著述甚富恨未
之見也忽其子昌世閣按宋德祐丙子昌世甫
十歲則此時年五十六書來曰吾父
平生書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爲學者今以其書
視子幸爲序所以作之之意寘諸篇端蓋九經諸子
之旨趣歷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原委以至宗
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爲是書
各以類聚考訂評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

約而明理融而達該遂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
連日夜披閱目力為廢不意垂盡之年獲覩希世之

珍序引固非晚陋所敢當然先祖光祿閩按元史牟應龍傳祖子才仕宋贈光祿

大夫諡清忠與公之父吏部閩按宋史王應麟傳父撫會知徽州民稱為清白太守同年進士閩按宋史牟子才傳嘉定十六年進士則擢亦癸未年登第

先父大理閩按牟應龍傳父獻為大理少卿與公同朝者二

相得益歡事分之厚不並它人况昭父閉門讀父書

求已志又予所深敬者是用承命而不辭託名於不

朽焉觀者毋以為僭至治二年秋八月壬辰隆山閩按牟應

龍傳先世蜀之井研人後徙居吳興學者因其所自號曰隆山先生 牟應龍謹識

全云按深寧先生曾祖安道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始自浚儀定居於鄞蓋扈從南渡者也祖晞亮朝散大夫父擢嘉定癸未進士朝請大夫尚書吏

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弟應鳳同日生亦登宏詞科太常博士子昌世字昭甫以任受承務郎階未及受官國亡昌世子

厚孫字遂初亦有學行嘗為教官次寧孫又云黃文獻公作昭甫墓誌述其辭徵辟之言曰士之大節嗣守為難願讀父書求已志以畢此生不願乎外又云昌世卒於泰定四年年六十一閩氏以為是年五十六歲者是也是書雕成於泰定二年昌世旋卒

世之爲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夫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茲其爲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品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燭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業則曰修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乎聞見之廣旁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揚雄氏作法言其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尙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于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

細元刊作純

面牆背芒滔滔相承恬不以爲恥於是爲困學紀聞

二十卷具案具字閣本誤作其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

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

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細繹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

閻按王應麟傳後二十年卒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下至泰定二年乙丑整三十年方同序小學紺珠在元大德庚子自稱同年七十四公長同六歲是王氏生於嘉定十四年辛巳

肅政司副使燕山馬速忽公僉事保定孫

公楫濟川分治慶元振興儒學始命入梓楠遊公門

最久官翰苑時欲悉以所著書進于朝廷因循不果

今也二公謂楠知先生事最詳俾首爲序庸書作書

之本旨亦以厲夫後之學者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

號深寧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門人翰林侍講學士

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袁楠敘

閻按元史袁楠傳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

初辭歸四年卒年六十一諡文清敘蓋作於慶元路家居時

何云袁公於學蓋無所得者以法言況此書亦不類全云清容絕不知學其爲史靜清作墓志竟不言其紹朱子之統其論東發先生亦但稱其清節而已今其集中亦有說經文字則表點其固陋耳其實清容依附正獻正肅以爲先型又受業深寧門下而以彌甥得登靜清之堂乃懵然於此可惜也○元圻案錢氏大昕潛研堂集王厚齋生卒年月考云閻說厚齋生於辛巳歲卒於丙申歲年七十有六今考延祐四明志人物傳厚齋年七十四而陳本堂祭厚齋文首稱柔兆涒灘之歲孟冬甲辰其文亦云余八十三公七十四則厚齋卒於元貞丙申年七十四信矣推其生年當在嘉定十六年癸未非辛巳歲也本堂祭文又有季夏聞訃之語則厚齋之卒在是年六月袁清容挽伯厚先生詩云秋水孕雙蓮英英吐異芬詞章納雲夢禮樂訂河汾丹詔三軍泣清名四海聞西峯傾落日乘鶴叩蒼雲晚歲艱難意衡門老病身蜀山遙望帝楚澤痛靈均皮弁終辭召深衣晚任眞蓋棺今已定于載有遺民燕說經生濫齋諧學究輕微言空有意獨拍已無聲墨澤雞林貴青檀虎觀榮新銘前進士幽抱付誰明再世登龍舊淵源可再窺西山遺正緒東澗結冥知腹笥名空在倉梨壽竟違重歌妾薄命寒泪滴塵甌

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
時宇內名宿麟集而家大人以博物洽聞精於考
據經史獨爲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或
有問說部書最便觀者誰第一家大人曰其宋王
尚書困學紀聞乎近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
非其倫也由是海內始知尊尚此書其後家大人
返里門遠近從游者各以此書來請丹黃大人皆
應之不厭然其本特萬歷間刻者不如詠家所藏
應元路本出尚書兩孫厚孫寧孫手最勝大人自
壯至老手自校讎不啻五六過訛者正之遺者補
之常謂詠曰苟無訛可正無遺可補天下之能事

畢矣雖古人撰著臻此亦難歲丁丑大人間游江
陰從一故家得斷爛鈔本以歸較多二十七條其
辭簡而義精非尙書萬萬不能爲也又檢王子充
序水經歷引尙書言有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五
十一字刊本鈔本都失去因知子充當日所見本
尤完善亟爲增入歎惋者累日其用心之勤如此
詠以端憂多暇請鳩工授梓大人復自矻矻者彌
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啟來學之博聞
其在斯乎夫校定書籍故非易自劉向揚雄方稱
此職世豈有其人哉要事求有據不敢憑臆以決
亦可矣小子紀其緣起庶以正世之君子詠遂拜

而書之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六月望日男詠
謹識

幼承義方晚遇艱屯
炳燭之明用志不分
困而學之庶自別于
下民開卷有得述為
紀聞深寧寔識

徵君欣然如其請蓋徵君曾兩遣人至鄞縣訪其裔孫

右三十八字乃尚書親筆常熟毛瀚季辰以視徵君且曰盍摹勒諸卷首

碑以補宋史列傳之畧不可得又欲繪其遺像亦不可得今存其手蹟猶前志也閣詠臨并記○元圻案全謝山未尙書王伯厚先生畫像記云同學葛君巽亭爲予言榆莢邨王氏有先生像亟喜往請而觀之須眉惆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惜不令百詩見之也

困學紀聞三箋序

深寧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不可得見其存者玉海部帙最巨尙有附刻於玉海之後者十餘種而碎金所萃則爲困學紀聞顧其援引書籍奧博難以猝得其來歷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爲之箋已而長洲何學士義門又補之斯二箋者

世宗憲皇帝居潛藩皆嘗充乙夜之覽近年祁門馬氏以閣本開雕而間采何說以附之桐鄉汪氏又以何本開雕誠後學之津梁也潛邱詳於考索其於是書最所致意然筆舌冗漫不能挾其精要時挾偏乖之見如力攻古文尙書乃其平日得意之作顧何必

國學編年注
嘒嘒攬入此箋之內無乃不知所以裁之耶義門則
簡核而欲高自標置晚年妄思論學遂謂是書尙不
免詞科人習氣不知已之批尾家當尙有流露此箋
未經洗滌者歲在辛酉予客江都寓寮無事取二本
合訂之冗者刪簡而未盡者則申其說其未及攷索
者補之而駁正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丈
孺廬見之嗟賞以爲在二家之上予學殖荒落豈敢
與先輩爭入室操戈之勝况莫爲之前予亦未能成
此箋也胡身之謂小顏釋班史彈射數十家無完膚
而三劉所以正小顏者正復不少是書雖經三箋然
闕如者尙多有之又安知海內博物君子不有如三

劉者乎予日望之矣乾隆壬戌二月旣望後學全祖
望撰

困學紀聞注序

姚江翁太常鳳西先生性嗜學不勸而於宋王厚齋尚書困學紀聞尤篤好之嘗輯閣何全諸家之說益以己所心得爲之注自通籍以至撫仕敷政之暇丹槩未嘗一日去手歸田後復與同鄉老宿往復商訂始付諸梓爲文凡八十五萬言可謂集大成矣敬弱歲亦嘗留意是編家貧既鮮藏書又厚齋所讀書今多不傳其所稱述之人非皆有專傳專集可以按錄稽者蓄疑於心積數十年無所質正得觀先生書而嚮之蓄疑不決者乃渙然冰釋若然理解也卷帙既富竟月讀始一周其淹貫成一家言則李善之注文

選也其疏證之旁見側出足與原書相輔而行則裴松之之注三國志也凡厚齋所引之書與其人靡不觸類引伸核其本文詳其貫履於書之已佚姓氏之就湮者則博采墜簡零篇力索冥搜期於必獲於諸說之不全不備踏駁抵牾者則下己意補之正之辭旨和平不務攻擊是真能爲厚齋之學者也是真能讀厚齋所讀之書者也厚齋之書由博而約擇之精著書之體宜然也先生之書由約而博語之詳注書之體宜然也厚齋積數十年之功成是書以霑溉後人先生積數十年之功注是書以表章絕學豈直是書功臣卽謂厚齋復生可也敬 謝陋何足以知先生

惟是嚮所蓄疑藉以解釋師資在是難已於言用敢附名青雲以誌向往之意云道光六年秋七月朔日錢塘胡敬謹序

敘

古人學古入官而入官之後仍不忘學仕優則學尚矣顧有儒林之學有文苑之學一則主乎理學經術一則主乎詞章典故學之者宜何從然窮其源流究其義蘊二者非竟判然也鳳西先生敦歷中外垂四十年宦轍所蒞宣上德抒下情而暇則說禮樂而敦詩書仍儒者風購書至萬餘卷卿雲輪囷覆護其上燕寢公餘手卷不釋而其生平所最注意者則尤在王氏困學紀聞一書王氏蓋得朱門真氏之淵源者也是書非博物君子不能作亦非博物君子不能注况注於三箋及萬氏集證後也廼博覽羣籍見於是

書有足證明闡發者輒手錄爲之條分件繫如肉貫
弗約計各門增輯無慮二千餘條其用功專且久而
所得若是是豈疏闊夫政事而與經生爭衡哉唯其
優也又嘗借其書而觀之讀一書則如讀無數未見
之書通一義則足通無數未聞之義前人以儒林而
兼文苑後人以文苑而追儒林其有功於先哲而餉
遺乎士林也豈徒爲文藝家所取資饜飶枵腹組織
華蟲已耶鳳西以經術飾吏治所至政舉而民不擾
本乎才而實恃乎學也因優而學因學而仕愈優也
庶幾古之才全而學純者歟是用諗乎世之學而仕
者道光五年八月望日姻愚弟黃徵又敘

王厚齋先生紀聞一書蓋晚年所著也先生博極羣
書入元後寓居甬上足跡不下樓者幾三十年益沈
潛先儒之說而貫通之於漢唐則取其核於兩宋則
取其純不主一說不名一家而實集諸儒之大成顧
徵引浩博猝難探其本源雖以閻潛邱何義門全謝
山三先生之淵雅尚未盡詳其出處蓋由宋人著述
不能盡傳故也元圻幼嗜此書通籍後備官禮曹嘗
質疑於中表邵二雲先生先生教之曰閻何全之評
注略舉大意引而不發子盍詳注之使覽者不必繙
閱四庫書而瞭然於胸中乎余對曰此非盡讀厚齋
所讀之書者不能也以元圻之淺陋曷足以任此先

生日子姑詳其所可詳其未詳者安知不有好學者更詳之乎余諾之而未敢必其成也丁未之冬揀發雲南從此移黔移楚未嘗不攜此書自隨偶有所得卽細書於簡端顧行篋所貯卷帙無多兼簿書鮮暇不能專心從事然簡端已無餘地因另錄而編次之凡三易稿而仍多未盡庚辰四月改官京秩因得借書於收藏家稍有增補旋自京旋里就正於蕭山王穀膳同年又詳數十條穀膳力勸付梓自念用心數十年不忍棄之蔽篋因刻之存於家塾惜二雲先生墓木已拱不復刪其繁而補其缺以至於無遺憾也道光五年春三月翁元圻自識於佚老之巢時年七

十有五

凡例

一是書有太原閻百詩先生長洲何義門先生鄞縣全謝山先生評注久已刊行卷中於閻氏全氏語皆全錄何氏注有與閻氏同者則存閻而刪何以省煩瀆

一閻注標閻按何注標何云從其舊也全注則於首一條標三箋本全云以後所云全氏皆三箋所載也其全氏另有所釋而不載於三箋者另標出處以清眉目

一三箋本兼載方朴山程易田方心醇屠繼序諸公之說雖不全錄亦標明姓氏

一近刻有黃岡萬氏集證卷中亦多採錄仍一一標明不敢掠美

一元圻自注見於句下者加案字以別之總注於後者加元圻案以別之仍於上加一○或於自注後更引他人之說者亦加○以別之

一徵引之書不能不刪節字句然有刪字無增字不敢妄竄古書也

一是書就正於同志如歸安葉中丞紹樞江西周孝廉邵蓮正定王刺史定柱上虞王孝廉煦間有論說亦一一附載仍標明姓氏

一元圻仲兄名元堂字緒昌號靜軒長余四歲幼從

之學嘗講授是書有所論說不幸困於場屋年僅四十四而卒今附載口授之語數則以識鴿原之感

困學紀聞注目錄

卷一

易

卷二

書

卷三

詩

卷四

周禮

卷五

儀禮

禮記

大戴記

樂

卷六

春秋

左氏傳

卷七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孝經

卷八

孟子

小學

經說

卷九

天道

歷數

卷十

地理

諸子

卷十一

考史

史記正誤

全云卷首二十八條乃論國策

卷十二

考史

卷十三

考史

卷十四

考史

卷十五

考史

卷十六

考史

漢河渠 歷代田制 漕運 兩漢崇儒

卷十七

評文

卷十八

評詩

卷十九

評文

何云此所評者應用之文故別為一卷

卷二十

雜識

困學紀聞注卷一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易

元圻案宋鄭耕老曰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 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周易十卷經註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

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元圻案震以恐致福乃宋

張魏公紫巖易傳語見泰九三象辭 唐開元初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曰 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啟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 登高轉禍為福云云其知易者乎

脩辭立其誠脩其內則為誠脩其外則為巧言易以

辭為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

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

辭也

三箋全云易以辭為重語意微有病○元圻案宋呂成公東萊易說 曰辭之所發貴乎誠敬脩於外而不信於內此乃巧言令色 宋朱

乾隆石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

氏震漢上易傳曰上繫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下繫終於六辭語默一也
朱子答鞏豐曰脩辭豈作文之謂哉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旨則猶恐此事
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詩賦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
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厚齋今文古辭之語似與朱子意未合魏鶴
山師友雅言迂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詞章之謂哉厚齋語實本於温公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而防至

於幾則危矣元圻案邵子觀物外篇下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
夫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姤而

不夫者也防乎其防邦家之光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而防是謂易之
大綱司馬温公易說曰履霜堅冰君子懷惡於未萌杜禍於未萌楊龜
山易說曰月週日以為明者也望則與日敵故幾望則不可過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邠原也全身以待時

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元圻案三國
志魏管寧傳

注傳子曰邠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
皆招禍之道也又杜襲傳襲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
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
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呂成

公史說曰處危亂之際正不可露圭角邠原於干戈擾攘之區乃一一欲以
清議格之自然招禍此不知與時消息之毋坤之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四
處危疑之地與六五無相得之義正當如囊之括其口更無一毫露出若有
分毫露出只是招怨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

長草木也不茂原注見韓
非解老可以發明貞固之說元圻案
宋真西

山大學衍義曰闔者闔之基貞者元之本 四庫全書目錄子部法家類韓
子二十卷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其注不知何人作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

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元圻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乾初九注
干寶曰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

也又坤初六注干寶曰陰在初六五月之時自姤來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
曰江南人鄭央為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
邵子八卦正位圖曰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姤復小父母也故能生六
十四卦

淮南人間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
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

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
惟有道者能行之案人間訓云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獲欲其食則難矣易曰潛龍勿用云云以陰

陽言日夕易說所未及閻按君子終日乾乾為句夕惕若為句厲无咎為句證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

驗句讀斷宜如此不意淮南子誤讀厲聯上至王輔嗣猶然今朱子本義正之何云以惕為息最為淺陋先儒所以不之取宏辭人說經徒欲誇多鬪靡耳全云據首條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亦非以惕為息者特有取其陰陽日夕之說耳又云漢人皆以厲字連上無異讀者如張竦班固張衡文不一而足是必因何以來句法如此不止淮南也但朱子更定於義為協

方樸山云書有恍惕惟厲之句從厲字絕亦有說○元圻案王弼注曰終日乾乾至於夕惕猶若厲也孔穎達正義曰夕惕者謂至向夕之時猶懷憂惕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言云雖危无咎是實有危也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為語辭諸儒並以若為如似有厲是實無厲也理恐未然蓋唐人已疑之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淮南子二十一卷

漢淮南王劉安撰漢書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一篇外三十三篇師古注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一篇蓋內篇也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
誦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月

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誼書容經云亢龍往而不能

反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龍
之神也其惟蜚龍乎案下文云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全云

蔡澤安知易澤以傾危之口乘范雎之急而奪之位是其進不以止也居位無所建白是其存不以正也不過巧於自全未久即歸相印耳夷攷澤之生平蓋以蘇張之術始以黃老之術終然於蘇張則已黜於黃老則尚粗又云賈生潛龍入而不能出之說非也潛蓋其時為之○元圻案史記蔡澤列傳

澤說范雎引易曰亢龍有悔云云應侯因謝病免相昭王新悅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新書

十卷漢賈誼撰崇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定為五十八篇深寧通鑑答問曰范雎鑒於穰侯主眷既衰亟思變計蔡澤倨見而不怒聞成功者去之言翻然謝事棄富貴如脫屣也澤也激辭請說穰相印而得之然心邪而論正其自謀亦以為雎謀也澤克踐其言纔數月而免歸見險能止居寵知退其全身非幸也坂負而躡蝸升而枯彼蒞家覆餗者曾二蟲之無知張華

李德裕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吾非取范蔡也觀此則深寧非竟許蔡澤以知易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一崔憬曰君子韜光待時故曰勿用干寶曰此文王在羸里之爻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勿用故全氏以賈生之言為非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

幾得有喪之理案見外傳陸宣公收復河中後云喪者得

之理得者喪之端下文云故晉勝鄴陵范燮其語本此元

案宋吳侍珍珠船曰越絕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撰陳氏書錄解題云不知撰人名氏其書雜記吳越事下至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明田藝衡雷青曰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紀其姓與名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文辭屬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載記類越絕書十五卷漢袁康撰其友吳平同定按王充論衡按書篇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箴銘君高之越絕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君高殆即平字所謂越絕錄殆即此書歟唐房元齡諫征遼東表全用進有退之義三語見唐書本傳文苑英華載此表三有字俱作者字紫巖易傳曰進有退之道存有亡之理得有喪之幾蓋亦取於越絕唐書陸贄傳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貞元八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班宏判度支卒官帝用裴延齡贄上書極諫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未至卒諡曰宣

千元刊作于

坤之六五程子以為羿莽媯武非常之變干寶之說

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已

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

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四海案干寶

李鼎祚周易集解坤六五爻注愚謂此說為長元圻案伊川易傳陰者臣道也婦道

居尊位女媯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

宋邵博聞見後錄曰女媯不見於書果有煉石補天之事亦非變也周

密曰伊川不滿宣仁故云爾毛伯玉易傳非之曰臣子於君父皆陰也羿莽

是已何必以女媯武氏當之晉書干寶傳寶字令升新蔡人平杜弢有功

賜爵關內侯朱竹垞經義攷干寶周易注隋志十卷佚今止存一卷鹽邑

志林載之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其

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

失也何云晉室八王樹兵非不封建也終收琅邪渡江之效則失中有得

全云封建兼有得失郡縣亦然如唐以藩鎮而亡宋以削藩鎮

而亦亡也。典午封建之初，原無先王之規制，致其後日尋干戈而平吳以來，遂盡削郡縣，武備則天子之勢反弱，此於封建郡縣直兩失之。何說謬。○元圻案：皇甫謐《帝王世紀》：帝舜有窮氏，帝嚳以上世掌射，正封於鋤，及夏之衰，自鋤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於商邱，依同姓諸侯，斟尋羿不脩民事，而信寒浞，浞殺羿，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豷及豷使豷帥師滅斟，斟灌斟尋殺夏帝相，哀公二年，左傳：后緡方娠，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以收夏眾，遂滅過，戈復禹之績。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之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二相輔之，諸侯復宗周。魯連子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厲王奔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呂氏春秋：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和為稽矣。竹書紀年：厲王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馬氏《釋史》曰：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亦指此也。諸書多言共伯和，史記獨言周召共政，未知孰是。賈誼《過秦論》：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一夫作難而七廟隳。史記：陳涉世家：勝雖已死，其所置遣王侯將相竟亡秦。晉書：載記前趙劉淵，匈奴後趙石勒，羯前燕慕容皝，鮮卑前秦苻洪，氏後秦姚萇，羌為五胡。漢書：地理志：秦以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嚴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為未濟，之三陽失。

位不通則為否之天下無邦。

元圻案：宋樓氏鑰，收魏集二十五論，通下情疏曰：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然天不以高為貴，而以下濟為光明。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為泰。

其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為否。其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此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子，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而情則通。宋何坦《西疇常言》曰：分嚴則尊卑貴賤不逾，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案：此勝字與吉凶者，貞勝者也。勝字同義。愚嘗

讀易之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

為泰，自遯而長為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

元圻

案：朱子語類：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的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好。天地不陡頓，恁地陰陽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陰符經一卷，舊本題黃帝撰，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筌六家注，又考異一卷。朱子撰陰符經出於唐李筌，晁公武《讀書志》引黃庭堅跋：定為筌所偽託。朱子亦以為然。宋李氏椿為吏部侍郎，上書孝宗曰：臨剛浸而長，將泰之時也；遯小浸而長，將否之時也。不言柔不與其長也。

繫于苞桑，二柔在下而戒之也。繫于金柅，一柔方進。

而止之也。元圻案否三陰在下始一陰初生 否九五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至於泰猶未離乎否也故有其亡之戒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姤初六傳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占而從之曰原筮。元圻案宋游氏醉易說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

則吝見之小也。元圻案周易集解蒙象辭注虞翻曰童蒙謂五又六五爻辭注虞翻曰艮為童蒙處貴承上有應於二動而成巽故吉 觀初六象辭王弼注失位處下最遠朝美无所鑒見故曰童觀處大觀之時而童觀趣順而已小人為之无可咎責君子為之鄙吝之道

楊龜山易說蒙以養正聖功也者正以蒙養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 程傳觀初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穉然故曰童觀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

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元圻案漢書楚元王傳劉更生上封事曰正臣

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于

上下。湯誥鳴謙者歟二三子亦姑謀樂。哀公五年左傳鳴豫者

歟。元圻案謙六二程傳二以柔居中是為謙德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又豫初六傳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 呂東萊易說曰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有凶又曰鳴豫一爻備極小八之情狀小八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輕淺兩字最好 楊誠齋易傳豫初六傳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何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柔而

不中勉為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之九二剛而

不中勉為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元圻案宋藍田呂氏曰復之六三陷眾陰之中

而未遠於陽不得已而求復故致於頻復巽之九三以陽居陽主於高亢而為陰柔之所乘不得已而卑巽故至於頻巽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

案御纂周易折中引此條作陰疑陽也諸本作亢

者誤幾望尚不至於亢也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

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日幾者戒其將盈陰

盈則陽消矣

元圻案小畜上九程傳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歸妹六五傳曰六五

居尊下應於二中孚六四朱子本義曰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已匹四乃絕之而上信於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同人之初日出門隨之初日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

不苟同不詭隨

元圻案管羊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其知出門之義乎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

不息回進善之機也

元圻案豫上六程傳耽肆於豫昏迷而不知反故冥豫以成苟能有渝則無可咎聖人發

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不言豫之凶專言渝之无咎又升上六傳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真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換其羣退小人之偽朋

也

原注泰言朋否言羣○元圻案歐陽公朋黨論曰小人之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

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君子進而眾賢聚故復朋來无咎眾賢盛而君子安

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

勿疑朋盍簪

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為陰

也小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為陽也

原注畜極則通過極則亢○元圻案原注

乃王弼注語

謹乃儉德惟懷永圖

案慎作謹避孝宗諱

故甘節吉盜言孔甘亂

是用饒小雅巧言故甘臨无攸利元圻案宋耿氏南仲曰節之九五以中正為甘則吉臨之六三以不正為甘則无攸利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故

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元圻案賁初九象傳郭氏雍曰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頤彖傳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朱子語類曰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

剝閻按召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客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上也伏生君蓋公齊士也甘公楚士也孔甲田何毛亨高堂生顏芝皆秦人而張蒼嘗仕秦又云此深寧有感於身世之言據袁清容集言深寧當元初嘗為俗

吏所窘其時痛上故公相家子弟皆不免於折辱惟杜門用晦而已久之始有稍稍致敬於深寧者會修學宮求深寧作記然深寧杜門如故也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言雖壯而心則痛攻深寧序桃源世譜已有此數語○元圻案史記蕭相國世家上已開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曰為名也漢書高帝紀董公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眾為之素服呂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史記留侯世家上從擊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人者四人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我兒遊乎後漢書鄭康成傳南山四皓注鬚眉皓白故言皓史記叔孫通列傳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者不肯行曰公所事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又儒林列傳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上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集解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索隱紀年云字子賤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史記萬石列傳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奮長子建

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皆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家以孝謹聞平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閻云召平有三一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為齊相一見項羽本紀廣陵人為陳王徇廣陵漢書儒林傳漢與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下陽舉在僖二年號也在五年城中宇在襄二年

下陽舉而號亡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虎牢城而鄭懼襄公二十九年西河失

而魏蹙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狄患

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戚黨顯柄臣掬而宦寺恣

寇叛平而方鎮彊故曰思患而豫防之全云姜維守漢樂諸城而魏得

平行入蜀梁武帝不守采石而臺城坐困周德威失榆關而契丹取營平金人過獨松而笑宋之無備一也○元圻案史記商君列傳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晉書載記慕容超傳劉裕帥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議拒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超不從王師次東莞超遣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山東一穆陵關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南百有五里大峴山上一名破車峴其左右有長城書案二嶺峻狹僅容一軌故為齊南天險周宣王服犬戎平淮夷

素

漢書食貨志始置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萬秋收奉半之賦發閭左之成男子力耕不足糧餼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焉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清畔

北伐獫狁南征蠻荆以成中興之功其後敗於姜氏之戎料民太原不納仲山甫之諫於是沔水所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諸篇怨刺興矣漢景帝時鼂錯創削地之議曰致七國之叛誅夷削奪宗室日微至武帝時齊以有罪除淮南衡山以謀反誅觀中山靖王聞樂之對知景武二帝之於一本亦少恩矣其後田蚡驕侈於元鼎之間諸霍恣肆於元鳳之際至王氏顯政而漢祚中移戚黨之禍烈焉後漢和帝用鉤盾令鄭眾誅竇憲而宦豎始封侯順帝以中黃門孫程等定策繼統誅閹顯而宦官侯者十九人桓帝以中常侍單超等誅梁冀而侯者五人至靈帝時中常侍曹節等擅殺三公張讓等劫遷太后漢遂以亡唐代宗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慶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李正己皆結為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復曰朋來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何云兩朋字異義○元圻案唐

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卷二復欲朋來慮其无助也泰欲朋亡慮其絕物也朋來所以為泰朋亡所以保泰蹇之朋亡與復之朋同義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闔而闢也朔先晦後而言晦朔

終而始也元圻案繫辭傳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蠱彖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此復之所以次剝也此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爾雅小疊謂之坎釋器大琴謂之離釋樂萬物之象無非

易也

闡按又有巽首謂之革康謂之蠱和樂謂之節○元圻案闡注上一句釋器文下一句釋樂文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上九

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道皆

曰天行也然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人以天自處

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

元圻案元平不陂无往不復天道之必至者也周公於泰之九三勗以艱貞扶陽抑陰以天自處也于食有福則天運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元圻案東萊易說曰夫言之無物猶實行之無常猶可以飾一時至於在家之久則必暴露

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也

乾為木果在春為仁

案此仁為果中之仁

發生也在冬為幹歸

根也終而復始

元圻案邵子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本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元董真卿周易會通剝上九載邱氏曰果中有核實也核中有仁仁也仁則生矣此自剝而復也

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正蒙大易篇文

朱子謂聖人

作易示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

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

全云為君子謀亦正所以為小人謀○元

圻案正蒙大易篇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人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左傳僖二十九年南蒯之將叛也筮之遇坤之此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即張子不為小人謀之意

宋李氏衡周易義海撮要雜論字例云貞者皆專固之稱不可獨訓以正或專一固守而獲吉或不知通變不當固守之則凶

易言大貞凶者一貞凶者五貞厲者六貞吝者三或遇非其時或處非其位本有致凶致厲致吝之道故雖貞亦然否之象不利君子貞言君子道消也蠱九二不可貞以幹母之蠱當巽以入之不可堅貞也恒之六五貞夫子凶以柔乃婦人之德不可常也節象不可貞

為節過苦傷於刻薄物所不堪也小過九四勿用承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

朱子語類曰易中亦有時而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

橫渠有易說三卷
王海祥上卷

為之謀為小人之事爾小人而欲為君子易固未始不為之謀也

聞之前脩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即具此理乾九二

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

言敬以直內

元圻案魏鶴山簡州四先生祠堂記曰一日有講授於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敬為教者也僕聞之瞿然曰吁自有乾坤即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無不由之者朱氏震漢上易傳曰乾九二之動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者中之用也顏子擇乎中庸而勿失之夫子告之以為邦九二君德故也馮氏倚厚齋易學曰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皆本於此李氏舜臣曰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三說皆在鶴山之前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

知自知之明也

元圻案周易集解虞翻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朱子語類曰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為難不

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程伊川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

案此何妥語見周易義海撮要

行法俟命

命可俟而法不可變

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宦之萌

不知繫于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關雎

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昏楛靡其之戒也

經術雖明奚益焉

方樸山云以魏相與匡衡竝論可云不膠者卓矣全云魏相與匡衡不同科魏相有得有失

至附和奄黨之匡衡則無足道矣然魏相原未能以易相漢○元圻案漢書魏相傳相字弱翁少學易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於是章賢以老病免相代為丞相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位月令奏之咸宜蓋指諸霍宏恭石顯之屬又匡衡傳衡字稚圭好學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願建昭三年代韋元成為丞相成帝即位衡上書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孔子論詩曰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

案恭顯三惡在弱翁身後故曰萌

坤下章六二兩字

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云云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
韋元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 楊龜山易說曰繫于金柅蓋於未壯而止
使之勿行也 詩召貝毛傳極天極也箋昏極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極極
毀其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謂天風姤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

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

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

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

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

真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

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閻按劉元城器之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

之理以為物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
稽侯緡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驚於甲觀畫
堂為世嫡皇孫為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元城曰然王氏此
條純從劉元城論來○元圻案馬永卿元城語錄先生曰今日夏至僕對曰

然先生曰天道遠矣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
地之下他日天道沍寒肅殺萬物蓋從今日始正如齊自太公以來無盛於
桓公之時桓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至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
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三己酉至齊簡公之四年歲在庚申田
常弒其君遂專齊國後二年楚滅陳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九年其事始
驗僕因對曰某觀漢宣帝時事正與先生之言合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
侯緡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成帝於甲觀畫室
為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也豈不如夏至一陰生之類乎先生曰是則
然矣然漢再受命已見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時則其朕兆固已久矣
容齋隨筆十五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侈然謂子孫帝王
萬世之固不知項羽已縱觀其傷劉季起喟然之歎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
雄遂定海內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
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漢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氏已生
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
力謀慮所可為哉 魯莊公九年齊桓公立左傳莊公十五年春復會焉齊
始霸也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與顯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 漢書孝
元皇后傳皇太子所愛幸史良娣病且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久之宣
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政君與在其中見丙殿得御
幸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為世適皇孫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皇帝尊皇
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案鳳是政君同母弟王氏之
盛自鳳始 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一年十一月上幸懷州還故荊州都督
武士護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為才人案武氏生於武德七年甲申

太宗以丙戌即位至十一年丁酉入宮正十四歲是生於即位之前二年也
宋李氏熹續通鑑長編二太祖建隆二年八月辛亥女眞國遣溫圖刺來
貢名馬晉以太康元年平吳而前一年劉淵爲左部帥張芸叟名舜民
自號浮休居士又號可齋邠州人中進士第坐元祐黨籍謫商州復集賢殿
修撰事跡具宋史本傳所著筆記名畫墁錄詩文名畫墁集通考載畫墁
集一百卷奏議十卷久已散佚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蒐輯僅得八卷
內七八兩卷則柳行錄也其詩文蓋十不存一此條所引語不見今集

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興仁興讓曰家家可以不正乎

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

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兔

爰爰雉離于羅元圻案東萊易說曰解之爲卦有四陰六五一爻是

君位其餘三爻皆是小人今田獲三狐是盡去其三

易者象也木上有水爲井以木巽火爲鼎上止下動

爲頤頤中有物爲噬嗑小過有飛鳥之象焉餘卦

可以類求王輔嗣忘象之說蒙莊緒餘爾元圻案王弼

象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宋王氏炎讀易筆記自序曰王弼棄象不論後人樂其說之簡且便也故漢儒之學盡廢而弼注獨行然木上有水爲井以木巽火爲鼎上止下動爲頤頤中有物爲噬嗑此四卦雖弼不能削去其象也弼之言曰筌所以魚得魚而忘筌蹄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象之筌也象者意之蹄也捨筌蹄無以得魚兔則捨象求意弼亦自知其不可而猥曰義苟在健何必乾始爲馬類苟在順何必坤始爲牛是未得魚兔先棄筌蹄之說也宋郭氏雍傳家易說自序曰易之爲書其道其詞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莊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又讓王篇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三國志魏鍾會傳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注易及老子注弼字輔嗣

左傳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

艮兌消息朱子發

全云漢上先生朱震

以為鄭康成之語

案漢上易傳引

之謂是鄭六藝論之文羅泌路史後紀注亦云

愚謂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豪釐

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易則此

所謂易云者蓋緯書也

何云差之豪釐以千里見於董子之論在緯書未作以前即經解亦非哀平

以後書也全云緯書萌芽於春秋戰國之間秦繆公趙簡子紀夢二冊其始也降至始皇之際則有亡秦者胡之說故隋志云漢儒習於緯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諸人以為妖妄然則奚至哀平之際始出乎張衡謂劉向校七畧尚無識緯不知此係秘學不在羣書之列○元圻案左傳定公四年正義曰占者一字與二字並為一言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云云乾坤雖是一字亦一出口乃得言之故謂之一言今則一字為一言三字以上為一句大戴禮禮祭篇保傅篇小戴記經解賈子胎教雜事太史公自序說苑建本篇漢書東方朔傳皆引易曰正其本三句其文小有異同惟文選任彥昇竟陵文宣王行狀聽受一謬差以下里句李善注引乾鑿度文與此條所引正同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注引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亦云易緯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易類漢上易十一卷叢說一卷翰林學士荆門朱震子發撰

鄭康成詩箋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當作

彪文也

案今本鄭注兩包字俱作苞

泰包荒謂荒讀為康虛也大畜

豮豕之牙謂牙讀為互

鄭注互作互

大過枯楊生蕒謂枯

音姑无姑山榆

鄭注蕒木更生謂山榆之實

晉錫馬蕃庶讀為藩遮

謂蕃遮禽也

以上俱見陸氏經典釋文曰管子侈靡篇云六畜遮育五穀遮熟則蕃遮猶蕃育也

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

問按王氏集鄭注周易云解皆讀如人倦之解

解謂垢呼皮曰甲根曰宅

見文選蜀都賦注九經古義曰古文宅作宅與垢相似故誤作垢

馬鄭皆從古文非改垢為宅也又引釋文云馬陸垢作宅云根也

困劓刑當為倪仇

釋文荀王肅本劓刑

作斲斲云不安貌鄭云當為倪仇

萃一握為笑握讀為夫三為屋之屋

此條當在困劓刑之前夫三為屋周禮小司徒攷夫屋註文

繫辭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言

天下之至蹟蹟當為動說卦為乾卦乾當為幹

以上

其說多鑿鄭學今亡傳釋文及正義間見之

元

蜀才同

案鄭注周易異字俱見於厚齋所輯鄭注中其厚齋所遺而惠氏棟所增輯者附錄於此屯君子以經論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蒙擊蒙鄭作繫蒙師王三錫命鄭作賜命以上俱見釋文小畜視履考祥晁氏會通引鄭注云履道之終考正詳備豐日中則見晁氏作履見公羊疏麗澤兌麗作離云猶併也小過已上也上作尚云庶幾也說卦震為龍龍讀為履取日出時色雜也見漢上易巽為繩直為工作墨俱見晁氏兌為羊羊作陽云此陽謂養元家女行質炊爨也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見漢上易晁氏同小雅賓之初筵酌彼康爵箋云康虛也大雅召見我居園卒荒箋云荒虛也是康荒二字皆有虛義不知鄭何以於包荒獨改讀為康

書序漢孔安國作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

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為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

空設之全云尚書正義以九邱為周禮蓋亦類此唯馬融以為八卦杜預但云

古書名蓋孔安國書序猶未行也愚按國語史伯

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全

必是八體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

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此足以證孔馬之說元圻案左傳昭

公十二年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賈逵云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邱九州亡國之戒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為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設之九邱周禮之九刑邱空也亦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邱九州之數也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無正驗杜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耳孔安國漢書無傳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曰今文讀之因起家逸書得十餘篇遭巫蠱未立於學官隋書經籍志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立國學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張平子名衡南陽西鄂人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後漢書皆有傳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晉書有傳韋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三國志本傳昭作曜注云史為晉諱改之

易正義云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案見卷首論卦辭交

朱子義本謂繫辭本文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

起下奪其字

章

錢云孔安國序東晉人偽託

爻之下者上繫下繫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彖
即文王所繫之辭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
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彖象上下傳者孔子釋經
之辭也案易正義曰周易繫辭凡有一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
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
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乾
繫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
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因而演易即是作易者
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竝依此說也二以為為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
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
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
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
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謫亦得為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為卦辭文王
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竝同此說今依而用之又繫辭正義曰謂之繫辭者
取繫屬之義聖人繫屬此辭於卦爻之下則上下二篇經辭是也夫子本作
十翼申說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愚按釋文云王肅本作

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本義從之漢儒林

傳敘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

王肅本是也何云揚子雲解難云伏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
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似與正義及

朱子之說異顏師古儒林傳注亦云傳謂象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元圻
案宋晁氏郡齋讀書志一周易正義十四卷唐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序稱
王弼之學獨冠古今以弼為本采諸說附益之又經典釋文三十卷唐陸德
明撰釋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頌職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
蓋博極羣書也三國志魏王肅傳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
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傳解及撰定父則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案宋竹垞經義考
引阮逸說舉作主商周帝乙歸妹高

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

郊王用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革存乎湯武

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故曰存乎

其人見漢上易
繫辭傳上朱文公語
錄謂疑皆帝乙高宗箕子占得

十六

此爻 全云解存乎其人句頗附會○元圻案書錄解題經部易類易筮六卷太常丞建安阮逸天隱撰易筮今佚此條見宋李衡周易義海撮要泰六五

明夷之象曰文王箕子者易洪範道統在焉用晦所

以明道也象數相為經緯皆演於商之季世 全云用晦所以

明道微有語疵易為小人藉口○元圻案晦地象明日象用晦所以象地也外晦而內明所以象日也

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

而商易簡未詳所據 元圻案後漢書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哀平間為郎世祖即位拜議郎給事中著書

言當世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 新論已佚此二語見太平御覽六百八經義考引之并以夏易詳而商易簡為桓氏之言似誤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

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原注呂氏春秋賁色不純也 何云何用夔引○元圻案此條紀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篇之文原注賁色不純也五字乃高誘注語 說苑反質篇孔

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蓋一事而傳之者異

若谿劉氏 上殿論用君子小人劉子 云夬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

人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

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

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愚謂小

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祐是也 全云劉一止字行簡○元圻案

宋王得臣塵史載李翱易詮云自古小人在上最為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搖奪以四凶尚歷堯舜而後能去嘗玩易之夬一陰在上五陽並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然爻辭俱險而肆蓋小人在上故繇辭曰剛長乃終是也與劉氏之說可以參看 嘉祐仁宗三十四年改元時文潞公富鄭公韓魏公同平章事趙清獻為殿中侍御史包孝肅副樞密司馬溫公知諫院歐陽公參知政事眾正盈廷羣邪屏跡小人道消之象元祐哲宗初元魏鶴山奏疏曰哲宗踐阼崇慶垂簾於是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在相位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鮮于侁孫覺蘇轍梁燾范祖禹朱光庭傅堯俞呂陶為臺諫蘇軾在翰苑范百祿曾肇劉敞在詞掖而經筵講讀官則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若崇政殿說書則程頤呂而不至則范鎮也史官則陸佃黃

庭堅自餘此類不可殫記又曰紹聖親政之後首相章厚繼以李清臣鄧溫伯蔡卞曾布登二府而司馬以下諸賢死者追責生者貶竄於是熙豐之政事盡復元祐之黨人皆黜方司馬文正當國之日惇京方假紹述之說以惑人主假朋黨之名以傾正人小人道憂之象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此夫之彖辭所以有厲之戒而姤之所以次夫也呂成公已丑課程曰小畜九二牽復吉易傳云二五皆陽剛為陰所畜俱欲上復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剛元祐諸賢似當深體此義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若溪集五十五卷宋劉一止撰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宣和三年進士紹興初召試除秘書省校書郎以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

道考非有齊類葉五表
劉一止撰

錢三青苗欲錢豈以不取
之乎

井之九三荆公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取之其於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文意精妙諸儒所不及何云是亦輔嗣清言之儔也全云何氏以為此特輔嗣清者即其初年屢徵不赴之術也以不取取之者即其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說也以不禱禱之者一變而遂為天變不足畏之妄談矣豈特清言也已哉又

云荆公作易解而不列於三經其後承其學者有耿南仲龔原諸家然南軒頗有取於荆公之說元圻案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一王介甫易義二十卷龔原注易二十卷耿南仲注易二十卷王介甫三經義皆頌學宮獨易解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復有龔原耿南仲注易三書皆行於場屋荆公易解今佚此條見易義海撮要

王輔嗣復象傳注以寂然至无為復又復大象注云冬至陰之復夏

至陽之復蘇子美辨其非何云子美復辨一篇出于程子之前其聰明非尋常才士所及愚

謂先儒云至靜之中有動之端所以見天地之心

與寂然至无之說異矣冬至陰之復蓋如周子太極圖說

利貞誠之復就歸處言之荆公曰陽以進為復初

九是也陰以退為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元圻案王弼復象傳注曰

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為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動息中乃天地之心見也復大象正義曰復為反本靜為動本冬至一陽生是陽動用而陰復於靜也夏至一陰生是陰動用而陽復於

集證曰伊川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先儒皆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其言動而見天地之心

靜也。蘇子美復辨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解云：復者反本之謂。天地以本為心，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矣。子竊惑焉。夫復也者，以一陽始生而得名也。象曰：剛反。又曰：剛長。安得謂寂然至無耶？安得謂動息耶？象曰：雷在地中，雷者陽物也。動物也。今在地中，則是有陽動之象也。輔嗣昧舉卦之體，乃以寂然至無為復，斯失之矣。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何冬夏陰陽之不辨耶？元胡氏一桂易本義附錄纂注引朱子語錄：鄭兄問程傳云：先儒皆以靜見天地之心，因舉王輔嗣寂然至無，乃天地之心。曰：他說元是亂說。若靜處說，元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麼。又程子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項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然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荆公說見周易義海撮要復六二：蘇子美名舜欽，參知政事，易簡之孫，舉進士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宋史有傳。歐陽公序其集曰：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

薛氏曰：易以初爻為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七

日來復，震既濟之七日得，皆舉初爻。

元圻案：此薛溫其之說也。見易義海撮要。震六二：朱竹垞經義考曰：薛氏溫其易義散見周易義海，其釋皆引唐事以為之證，當屬宋初人。

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為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也。

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易無體。晁景迂

曰：體用本乎釋氏。

閻按：景迂名說之，卽後所云晁以道也。全云：李二曲嘗暢此論。○元圻案：深陽周孝廉柄中

書李中孚答顧寧人論體用二字書後曰：李中孚集中有答顧亭林三書，謂體用二字出於佛經。亭林遺書辨之云：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顯諸仁藏諸用，此天地之體用也。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又曰：降與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又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此人事之體用也。經傳之文言體用者多矣，未有對舉為言者。爾彼之竊我非我，藉彼不得援儒而入于墨，李答書云：經傳之文拈體或不及用，語用則遺夫體初未嘗兼舉，並稱如內外本末形影之不相離，有之實自佛書虛惠能始。其解金剛經以為金者性之體，剛者性之用，又見於所說法寶壇經，既而禪宗咸主其說，雖以吾儒賢者亦習見習聞，藉以立論，解書不復察其淵源所自矣。又云：體用二字相連並稱，不但六經之所未有，卽十三經註疏亦未有也。以之解經作傳，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再見於費隱一貫思想章。其文集語類所載尤不一而足。又云：朱子弱冠未受學，延平時嘗從僧謙開善遊，以故蚤聞其說。愚按：體用本乎釋氏，晁以道已有此言，而未明指其所本。今李氏云爾不知易曰：乾元亨利貞，孔疏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說卦云：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為用，繫辭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韓康伯注：聖人雖體道以為用，不能全無以為體，此非體用兼舉見於注疏者。

乎孔疏姑置勿論康伯晉人在惠能之前自注惠能初唐人是體用本出儒書彼之竊我信有徵已以之解經亦不始於朱子二程遺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明道之言也又云忠恕一以貫之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又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又云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此伊川之言也至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則見伊川易傳序中伊川生平不看雜書大儒立言闢道固不必有所本即云有本亦本於易注斷非本於其所不讀之佛書伊川之學三傳而為李延平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潛心於學今漸能融釋于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是延平教人亦標此二字朱子近師延平遠宗伊洛全體大用提唱發揮可以知其淵源所自矣今不考易注之文以為出于惠能又不得伸余病其張異學之幟而滋後世之疑也是以據而論之厚齋此條引葉晁之說而未有折衷蓋未信以為然也嘉慶壬申在黔於狄觀察夢松處得見周燭齋此說因詳錄之以補厚齋未申之旨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清臣之孫紹聖四年進士高宗朝除尚書右丞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居吳興弁山自號石林居士經義考引晁氏世譜曰說之一字伯以元豐五年進士累官徽猷閣待制生平慕司馬公之為人自號景狂生李二曲名顛字中孚盤屋人康熙己未薦舉鴻詞以年老不赴四十二年陳情以所著二曲集及反身錄奏進御書操志高潔四字以獎之行在

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

程子顏子好學論性其情之語本此元圻案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曰覺者約

其情始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結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時伊川始冠遊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為學職唐李習之著復性書三篇其首篇曰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而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以復性名篇亦即性其情之意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臯伊而不仁者遠案此朱子

答陳文蔚語玉泉喻氏全云名樛字子才龜山弟子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

人也化小人為君子也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曰此言似新而實屢經言小人道消是化小人而為君

子然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為小人也可以知其說之訛矣須知小人或可化而為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為小人不如此說之為妄邵子觀物內篇曰唐堯之世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故雖有四凶不敢肆其惡殷紂之世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故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經義考喻氏樞易義今佚王圻曰祥符人建炎進士同年蕭山王穀瞻宗炎曰玉泉喻氏之說見程迥周易古占法二

顏延年皇太子釋奠詩云物性其情理宜其與

洞林之文有三言有四言
有七言 經義考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本義云郭璞洞林讀至
彙字絕句下卦放此愚按正義曰以其彙者彙類
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
已去則納故征行則吉亦以彙字絕句泰之征吉
引其類以有為否之貞吉絜其身以有待元圻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彙類也初應四故拔茅茹以彙洞林正義蓋皆本於仲翔晉書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卷二泰不拔茅則君子無繼無以保泰否不拔茅則君子將盡於小人無以傾否拔茅於初九引其類而有為故曰志在外也拔茅於初六愛其身以有待故曰志在君也

儉德避難朱子

本義

謂收斂其德不形於外

原注申屠蟠以之全云原注

是正文○元圻案後漢書申屠蟠傳蟠字子龍陳畱外黃人先是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呂為文學將與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

惟黨禍蟠確然免於疑論

泰之三无往不復陽之極也而否將萌否之四有命

无咎陽之復也而泰將至

元圻案宋項氏安世周易玩辭曰泰雖極治以命亂而成否否雖極亂以

有命而成泰

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為武氏矣一楊畏居言路元祐

為紹聖矣羸豕之孚左腹之入可不戒哉

元圻案唐書姦臣傳許敬

宗杭州新城人高宗即位復官為宏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贖獲十斛麥尙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宋高斯得恥堂存彙經筵進講云楊畏一來元祐變為紹聖續通鑑綱目哲宗元祐八年楊畏上疏言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復惇惠卿官劉安世諫以為不可出知成德軍呂大防范祖禹范純仁相繼罷斥紹聖元年鄧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以開紹述故改元紹聖姤初六王弼注羸豕謂牝豕也羣豕之中殺強而牝弱謂之

項安世字平甫松陽人
宋史有傳

羸豕爭猶務躁也程傳羸弱之豕其心在乎躡躡躡躡猶跳躍也陰微而
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嘗在乎消陽也又明夷六四傳小人之事君未有
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
當用故為隱僻之所四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高宗之立
武氏始於李世勣成於許敬宗元祐之為紹聖始於楊畏成於鄧潤甫李許
逢君之惡者也楊鄧長君之惡者也

家聲之隕隴西以為愧城角之缺新平以為恥清議

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毀宗澤而

譽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褒秦檜者觀民風設教

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閻按通鑑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新平人殺其郡將秦士堅缺其城角以恥之

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晉書載記民作酋病作慙則此新平以為恥恥似當作慙蓋恥屬符堅慙屬新平人也新平今之邠州○元圻案史記李將軍列傳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善射愛士卒降匈奴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漢書司馬遷傳遷報任安書曰隴西既生降隕其家聲晉傅休奕舉清遠疏云魏文恭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宋劉時舉續編年資治通鑑一高宗建炎元年七月東京留守宗澤上表諫東南巡幸又請回鑾汴京不報澤每疏奏上以付中

書省黃潛善汪伯彥以為狂趙與皆賓退錄謂孫觀作吳斤墓誌極論屈體求金之是倡言復讐之非又作韓忠武墓誌極詆岳飛作万俟卨墓誌極表其殺飛一事尤顛倒悖謬汪藻為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胙之召本為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高宗中興頌歸美秦檜稱為元臣良弼張嶠紹興復古頌用意亦然朱子張魏公行狀云臺臣王珣徐嘉輩有所彈劾語必及公謂公國賊必欲殺之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張邦昌僭位上書言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高宗即位陳興復大計令人聞其名常尊懼之稱為宗爺翁汪黃輩譖懷異圖召拜門下侍郎憂憤疽發於背臨卒猶大呼過河者三諡忠簡張邦昌東光人欽宗即位拜太宰力主和議京師陷邦昌受金人冊寶即偽位僭號大楚

齊德衰於召陵閻按當作葵邱晉志怠於蕭魚淮平而異縛用

潞定而歸真惑易日日中則昃元日月闕其搏不

如開明于西全云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已有震而矜之意深寧之語不錯○元圻案召陵之會在魯僖

公四年葵邱之會在僖公九年鄭康成謂葵邱之會桓德極而將衰蕭魚之會在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而悼公受之朱子通鑑綱目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淮西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鏞鹽鐵使程昇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十三年七月以皇甫鏞程昇同平章事又武宗會昌四年八月邢沘磁三州降潞人聞之大懼郭誼與王協謀使人說劉稹以兵授誼東身歸朝稹許之誼遂殺稹遣使奉表降是年三月以

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 太元中次六月闕其搏不如開明於西晉范望
注生明于西日以就盛到十六毀圓于東方故不如開明于西也 漢書揚
雄傳雄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

制官刑則具訓蒙士伊無彝酒則誥教小子酒易曰

童牛之牯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

龜靈而雉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尚絅蘭薰而摧玉剛

而折是以危行言孫此白賁素履所以无咎元折案
黃山谷

詩龜以靈故雉以文故翳 藝文類聚顏延之祭屈原文蘭薰而摧玉纒
則折

知止而後有定故觀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

觀心於復

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欣越而歌者之出

止孔明進攸之禕允而宮府之體一惟正己可以

後元刊作后

錢云恭顯之惡在魏相
身後不可以為弱翁答

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魏相因許
伯不能遏宏石之惡泰曰拔茅漸日進以正何云滿
朝皆霍

氏之私人欲不因許伯得乎中書置自武帝不可以病弱翁也此等盲論只
可任致堂輩不討論者為之耳 全云欲發霍氏絀君之罪故因許伯此不
甚為弱翁病是也謂中書置自武帝則先朝蔽政獨不可更革乎弱翁固是
賢相然不能防宏石之惡究屬美中之暇○元折案史記趙世家趙烈侯好
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萬畝公仲曰諾不與番吾
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公仲相趙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
畜苟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適然
明日苟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
與無不允君說烈侯謂公仲曰歌者之田且止 三國志諸葛亮傳建興五
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防罰臧否不宜異同
侍中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
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 史記管晏列傳正義曰三
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傳公十七年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
夫人者六人 漢書魏相傳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
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
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
副封曰防壅蔽 許伯名廣漢外戚傳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少時
為昌邑王即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

死有詔募下蠶室後為宦者丞 宏恭石顯宣帝時宦官注見前十一頁
宋薛士龍都堂審察劄子曰公仲連賢相也不以正義拂君之心番吾君善
謀也乃以賢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如己烈侯改過不吝賢矣哉 袁潔齋
管仲器小論曰管仲經營霸業八年而後成蓋亦勤矣然功業甫定而其心
侈然娶三姓女官事不攝臺門反玷用國君禮已為奢淫若是又安能止其
君之縱欲乎

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

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

收斂當兩進其功元圻案朱子語類人之為心不可迫促也善之
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

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張子曰心大則百物
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吾之所以學聚問辨者常見其與心
為一矣 呂成公名祖謙字伯恭諡曰成

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

義為本程子以居敬為先案此二句亦南
軒答李敬修語張宣公答李敬
修書

謂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元圻案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太
公道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朱子答黃營曰敬而無義則做出
事來便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為義 龜山語錄曰敬與義本無二
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
曰行吾敬而已觀此則孟子程子非有二意 張宣公名棫字敬夫學者稱
南軒先生諡曰宣

良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可出

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郭冲晦云闕按冲晦郭雍所賜號
全云此條出自羊問

答又云郭雍字子和父忠孝號兼山程子門人○元圻案宋史隱逸傳郭雍
字子和其先洛陽人傳其父忠孝學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
乾道中旌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後更封顯正先生 四庫全書總目載郭
雍傳家易說十一卷與宋志合今聚珍版本無此一條郭子和著卦辭旨
要經義考引此條於卦辭旨要之下蓋原書已佚也 朱子語類吳伯豐問
兼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良內外皆止是內止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
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此意如何蓋兼山有是言而子和述之

小畜上案上當作下
諸本皆誤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

九復自道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

王海拾遺讀新州時作

敦復无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

考二五皆得中故也澹庵云全云胡忠簡公銓字邦衡元

遺十卷大概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李泰發為之序今四庫全書不著錄經義考云佚而引此條於後蓋即拾遺之說也胡澹庵名銓廬陵人建炎二年進士抗疏詆和議謫吉陽軍孝宗即位召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諡忠簡宋史有傳

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艮其背止之至也皆見於彖明一卦之義也

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

曰弗兼與也全云宋建中靖國之說所以致亂元圻案程傳曰人

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晉語優施曰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列子力命篇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

虛美薰心閻按路秦亂之萌浮文妨要王義晉衰之兆故

左昭九年鄭駟敬殺鄧析

賁受之以剝元圻案漢書路溫舒傳上疏曰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

治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義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盱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所宜

廉恥國之脈也廉恥泯則國從之是以楚瓦好賄郢

城危晉盈求貨霸業衰秦賂讒牧遷為虜漢金閭

增垓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始

所以正人心塞亂原也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

擊之萬氏集證曰晉盈當作晉寅左傳定公四年合諸侯於召陵荀寅求

貨於蔡侯不得遂辭蔡侯晉由是失諸侯晉寅即謂荀寅也若樂懸之子樂盈荀瑩之子荀盈均無求貨事元圻案左傳定公三年蔡昭侯為兩珮與兩裘以如楚獻一珮一裘於昭王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

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霜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冬蔡侯吳子唐子伐楚五戰及郢子常即囊瓦之字戰國策李牧數敗走秦軍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聞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趙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殺李牧史記陳丞相世家陳平日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昧龍且王遷遂滅趙史記陳丞相世家陳平日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項王為人意見信

讒必內相誅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縱反間於楚軍項王果意不信
鍾離昧等亞夫乞骸骨歸項羽本紀亞夫者范增也項王軍壁垓下兵少
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又孟子列傳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
意作孟子七篇程傳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六矣故夫子曰
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上九以剛而求
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擊之余友上虞王汾原煦曰益震
下巽上屯震下坎上益第六爻變爲益之屯則占本卦上六爻辭

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殷浩房瑄以之

全云殷浩與房瑄有別○元圻

案漢上易中孚上九傳曰巽爲雞鳥之類聲聞于天者鶴也雞無是實虛聲聞于上雖登于天須與則反其可長乎晉書殷浩傳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三府辟皆不就于時擬之管葛朝廷欲遂蕩平關河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既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尙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姚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史臣曰浩清徽雅量衆議攸歸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惟聞蹙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唐書房瑄傳瑄字次律河南人元宗狩蜀拜同平章事奉冊靈武見肅宗辭吐華暢帝爲改容瑄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瑄請自將平賊詔瑄持節招討西京得自擇參佐次便橋遇賊陳濤斜大敗殺卒四萬

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尙書趙岐之注孟子

皆在患難顛沛中况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

不失其所亨

元圻案漢書循吏傳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爲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尙書夏侯勝傳勝霸既久繫霸

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善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亡本土也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趙岐孟子題辭曰余因客之中精神還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儒家緒有孟子闕遠微妙緼奧難見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李泰發以論和議忤秦檜謫嶺南自號讀易老人著讀易詳說嘗爲胡邦衡易解序曰昔遷貶之士率多怨懟感憤邦衡流落瘴鄉而玩意三畫可謂困而不失其所亨非聞道者能之乎後漢書崔駰傳駰字季瑗曰事繫東都發于獄獄椽善爲禮瑗聞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如是

連山首艮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卦氣

始於中孚冬至爲歷元黃鍾爲律本北方終陰而

始陽故謂之朔方太元紀曰於牛宿紀氣於中首

而以罔冥爲元艮之終始萬物也虞仲翔云萬物

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閒

見周易集解

隨程氏

全云沙隱先生通字可久

云醫家難經為百刻圖一歲陰陽

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陰陽昏曉會於艮時此說與

易合又云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象曰習坎重

險也於物為龜為蛇於方為朔為北於太元配罔

與冥所以入純卦中獨冠以習

元圻案程沙隨周易古占法卷一乾坤六爻新圖說曰連

山首艮歸藏首坤今乾初在艮位坤初在坤位三易無異致也夫明夷之謙初九變也左氏載卜楚邱之言以為日一之日古人以寅配初其來尚矣醫家難經為百刻圖云云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一條見周易古占法卷二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註杜子春云連山宏戲疏曰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易正義鄭康成云夏曰連山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史記律書不周風居西北廣莫風居北方條風居東北明庶風居東方清明風居東南景風居南方涼風居西南闔闔風居西方按易緯通卦驗春秋緯考異郵淮南天文訓地形訓白虎通劉熙釋名言八風皆先條風惟左傳隱五年正義引服虔說始不周風與史記同孔穎達易疏七日來復云易稽覽圖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一方

李通說見爾雅釋訓所疏書正義之六引之

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

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每卦得六日七分也易緯是類

謀曰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關正之卦卦有六

爻爻主一氣漢上易載李觀卦氣圖坎初六冬至九二小寒六三大寒六

四立春九五雨水上六驚蟄中孚主蚯蚓結鹿角解在冬至小寒之間漢

書律歷志上黃帝制十二筒曰聽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

而皆可目生之是為律本春秋繁露陰陽終始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

者天之所始終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曰朔方京房易

傳坎牛宿從位降戊子太元八十一首第一首曰中范望注曰象中孚卦

中者冬至之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律應黃鍾夏之十一月萬物萌芽於

黃宮之中故首曰中元文曰罔直蒙昏冥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直東

方也春也質而未成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載也西

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冥范望注五者太元之

德萬物因以生長四方以名北為萬物之終始故冥罔重也罔無冥昧也

司馬溫公說元曰易有元亨利貞元有罔直蒙昏冥惠氏棟易漢學曰仲

翔之意艮本東北之卦而消於丙當在南方乾十五日也坤三十日也艮在

以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而名節會察寒暑定清濁起五部違氣初分數然後陰陽離合之道行焉然洛下閎能知歷法而止揚子雲通敏獻達極陰陽之數不惟知其法而又知其意故太元之作與太初相應而兼該乎顛項之歷發明連山之旨以準周易為八十一卦王氏此條似取於朱子發之說三國志吳虞翻傳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翻與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視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程沙隨雖陽人浙江通志稱為寧陵人靖康之亂徙居餘姚著易章句十卷周易外編一卷古易考一卷古易占法一卷書錄解題醫家類難經二卷渤海秦越人撰漢志但有扁鵲內外經隋志始有難經唐志始題秦越人

日月為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王介甫詩說云彼

日七月九月此日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

言日陰生矣則言月何云此說精審有味朱子謂變月言日者是月之日也則詩人何必屢變其辭哉與

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

也秀夔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

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李子思

全云名舜臣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

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沙隨程氏云陽極於九而少

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而少陽復於七

陽之義配日集證參同契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說文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惠氏曰虞翻易注引參同契亦云字從日下月說文所謂秘書者參同契之類也○元圻案晁氏讀書志新經毛詩義二十卷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以取士云淮南時則訓孟夏之月蟪蛄鳴高誘注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鳴介甫詩義

已佚散見於李黃毛詩集解中按七月篇黃實夫曰先儒以一之日為用周正因謂周公以月記夏以日記周不知所謂日者特以一陽之復故以日言之豈謂周正乎其說與介甫合而不引介甫說何也漢上易七日來復圖說王洙曰復初體震震居少陽其數七復則君子道長因慶之也慶在乎始其言速故稱曰蓋用褚氏莊氏變月言日者欲見陽長欲速大同而小異李子思名舜臣隆州井研人宋史有傳書錄解題載其所著易本傳三十三卷經義考云已佚

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有六六爻不

四十九十六六十四自乘數也

李子思編隆山先生

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各六十有四一爻變與五
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二爻變與四爻變
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爻變者其別一千二百
有八十朱子發謂需利用恒者需之恒也蒙六五
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
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
變案此漢上易張真父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
畜曰復自道又曰牽復履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
妹曰跛能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執其
隨艮曰不拯其隨噬嗑曰頤中有物睽曰厥宗噬
膚損曰勿損益之又曰或益之夬曰壯于前趾又

曰壯于頄遯曰執之用黃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兌
曰孚于剝未濟曰震用伐鬼方皆有卦變之象小
畜以一陽為復兌以一陰為剝變之變者也六十
有四相錯而不亂張文饒全云名謂臨之初二皆曰
咸臨有成象也咸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
夬履有夬象也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元圻案錢塘
厲氏鷄宋詩
紀事曰張震字真父號無隱居士蜀之益寧人慶元中知湖州除福建提刑
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宋張行成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篇衍義九
卷易通變四十卷俱從永樂大典錄出行成字文饒臨邛人始末不甚可考
玉海稱乾道二年六月以行成進易可採除直徽猷閣
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為否一云自
子至未為遯一云自寅至酉為觀本義兼取遯觀
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

文饒又見下第甲頁

周易本義辨證曰自丑至申為
者謂才凡仲達說也自子至未為
遯者鄭康成說也仲翔何捷
說也自寅至酉為觀者苗慈明
褚仲都說也

日七分之後為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為七日一

謂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

姤至復之說元圻案周易集解五案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

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成否也 易正義曰臨為建丑

之月從建丑至於八月建申之時三陰既成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故八月有凶也 集解虞翻曰臨消於遯六月卦也於周為八月故至于八

月有凶又鄭康成曰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 易

正義何氏云從建子陽生至建未為八月朱子發曰王昭素胡旦從之 易

正義褚氏云自建寅至建酉為八月 朱子語錄問臨卦至于八月有兩說

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

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先生曰前說是周正

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未可知也 王弼

注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正義曰易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

震兌各主其一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

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卦得六日七分剝卦陽氣之盡在九月之末十月當

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

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 易正義序康成

曰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

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 漢上易七日來復圖說曰兩漢諸儒皆

用六日七分之說故孔穎達述而明之又曰九月剝也有艮有既濟有噬嗑

有大過凡五卦而後成坤十月坤卦也有未濟有蹇有頤有中孚凡五卦而

後成復大綱而言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故京房曰剝復相去三十日

別而言之復主冬至冬至中氣起於中孚自中孚之後七日而復故曰七日

來復又曰以消息言之自立冬十月節至大雪十一月節坤至復卦凡歷七

爻以卦氣言之自冬至十一月中氣卦氣起中孚至復卦凡歷七日案孔疏

似併二說為一至朱子發乃分明厚齋蓋據以為說 周易集解侯果曰五

月天行至午陽復而陰生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陰復而陽生也凡歷七月故

易

賁象

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

陰陽在其中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為夏

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月令不同張

文饒曰陽雖生於子實兆於亥故十月薺麥生陰

雖生於午實兆於巳故四月靡草死原注參同契二月榆

西刑德章 元圻案後漢書和帝紀注曰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斷

薄刑決小罪臣賢案五月一陰爻生可以言微陰起今月令云孟夏乃是純

陽之月此言夏至與月令不同董仲舒雨雹對曰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齊麥枯由陰殺之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齊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欵冬花於嚴冬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見於魏文帝紀注太史丞許芝

引易傳之言沙隨程氏朱文公皆從之原注郭京本無初六字○元圻

後漢書卷之九已有堅冰字
周易學正惠字定指其証安
者凡十餘事謂是書疑的德
鄭氏添多信送之不可以不辨

案項氏安世周易玩辭曰程子以此句堅冰二字為衍文安世按魏書曹不時許芝奏云易傳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則是時猶未有此二字明後人妄加也郭京徐氏本皆無此二字讀書志周易舉正三卷唐郭京撰京嘗任蘇州司戶序稱京家藏王弼韓康伯手札周易本及石經校正一百三十五處二百七十三字蓋以繇象相證有闕漏處可推而知託云得王韓手札與石經耳

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

朱文公謂非所以為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

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矣全云聖人非道廣之太邱○元圻案揚龜

易說自卦以後缺

山易說曰上下不交而小人道長極矣故包承之吉若子見南子是也其為言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則其見南子也是豈得已哉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朱子語類曰龜山以包承小人為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龜山先生名時字中立將樂人受業程子著易說熙寧九年進士高宗朝官工部侍郎諡文靖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

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開案

宋李孟傳亦嘗取斯四言戒其子云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傅元口銘也頤慎言語節飲食

正義用其語集證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七傅子口銘云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穴

潰河溜沈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闔闢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朱子語類或曰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日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晉書傅元傳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武帝時為司隸校尉貴遊懾服臺閣生風諡曰剛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

南仲水心弟子

善之謂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

云：何云好語而無味？各因其時與其人，則蒙復兼施也。全云：南仲謂人

能養之於蒙，則無須乎復耳。此古人胎教與少儀之說，若不得已而用

復是兼施矣。何說帶○元圻案：劉屏山聖傳論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

之門戶也。入室者必自戶始。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氏乎。觀此知

南仲之說失之過高。周南字南仲，吳郡人。淳熙庚戌進士官至秘書省正

字著周氏山房集。趾所以行輔，所以言良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良其輔

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馮當可。何云名云：原注良六四，良其身象以躬解之。偃背

良其背止其所不見止於至善也。○元圻案：反躬良其背，朱子感興詩句也。

止其所不見，本程子語。經義考馮氏當可易論三卷，佚程迥曰：蜀人馮時

行字當可，號縉雲先生。朱子曰：馮當可字時行。馮椅厚齋易學問引當可

之說。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

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

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

爾夫必以禮義。案漢上易傳以帝乙為荀爽對策引帝乙

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張說：鄭國公

主銘亦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何云燕公文不足據以證經。若左傳

哀公九年：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

云：紂父。見周易集解。二說不同，正義皆略之。繼序按：易乾鑿度以

康成引以注禮記檀弓，又按白虎通姓名章亦同。○元圻案：馮椅易學曰：商

君有三乙，成湯為天乙一也，祖乙圮於耿二也，自成湯至於帝乙，乃微子之

父三也。今湯嫁妹之辭見漢京房傳，則非微子之父明矣。書錄解題曰：隋

唐志有子夏易傳三卷，陸德明李鼎祚亦時稱引。攷漢志初無此書，孫坦周

易析蘊言此漢杜子夏也。後漢書荀爽傳：爽字慈明，一名詣，延禧九年拜

郎中對策，陳便宜云：註曰：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為湯，湯名天乙

也。唐書張說傳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元宗召為中書令，封燕國公

諡曰文貞。鄭國公主銘載唐文粹。周易集解九家易曰：五者帝位，震象

稱乙是為帝乙。虞翻又曰：震為帝坤為乙。宋沈作誥萬簡曰：帝乙歸妹者言

人君之德與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倫，又與諸說不同。

錢云：馮當可蜀人有易論卷
程可久云：馮當可嘗言易之象
在畫易之道，在用卦，結雷先
生其學傳之李舜臣

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

至也此陸農師之說朱文公語類取之全云陶山陸佃字農師荆公之弟子而放

翁之祖也○元圻案陶山集九八卦解上起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至也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兩物相差為二二物相敵為兩子離言兩作者以重明相繼而作於上也文於象形鳥飛而下為至于會意水洊而至為洊于坎言洊至者以重險相繼而存於下故也 康成注作起也 藍田呂氏曰水之走下繼至而不絕與農師之說合 陸佃越州山陰人熙寧三年擢甲科累官吏部尚書著陶山集已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次為十六卷

范諤昌證墜簡震象辭脫不喪七鬯四字程子取之

漸上九疑陸字誤胡安定取之 全云范諤昌宋初隱士劉牧於种放 方樸山云以陸為遠謂於協韻可也注遠為雲路則可疑 惠定字曰按御覽一百六十六載王肅注云有靈而尊者莫若於天有靈而貴者莫若於王有聲而畏者莫若於雷有政而嚴者莫若於侯是以天子當乾諸侯用震地不過一雷不過百里政行百里則七鬯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喪宗廟安矣范諤昌王昭素謂象辭出上脫不喪七鬯四字按王肅注當如二人之說 讀書志一證墜簡一卷天禧中毗陵從事建溪范諤昌撰

錢云范諤昌建溪人有易證墜簡三卷天禧中其序云任職異後日事退閣

安其尚有虛則諸侯其政出則長子掌其祀之句

其書酷類郭京易舉正如震卦象辭內云脫不喪七鬯四字程正叔取之漸上六疑陸字誤胡翼之取之自謂其學出於滄浦李處約廬山許堅○元圻案經義考范諤昌證墜簡一卷佚 漢上易圖說河圖劉牧傳於范諤昌諤昌傳於許堅堅傳於李溉溉傳於种放放傳於陳搏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阜人仁宗朝以布衣召拜校書郎為湖州學官學者稱安定先生著易傳十卷晁公武曰或云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也

釋文全云陸德明作引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

曰比周禮夏官大司馬疏謂坤為土坎為水水得土而流

土得水而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萬國親諸

侯元圻案周易集解引子夏傳作地得水而柔永得土而流今本子夏傳作地藏水而澤水得地而安 讀書志一周禮疏四十卷唐賈公彥撰公彥洛州人永徽中仕至大學博士今併為十二卷

釋文引鄭注異字然內則注明夷睇于左股猶有所

遺元圻案內則跛倚睇視註睇傾視也易曰明夷睇于左股正義曰明夷睇于左股者是明夷六二爻辭彼註云旁視為睇六二辰在酉酉在西方又下體離離為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得巽氣為股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股引之者證睇為旁視也按釋文夷于

禮冠元利如此

左股釋云夷如字于夏作睇鄭陸同云旁視曰睇亦作曠是未嘗遺也豈深
寧所見之本與今不同耶

朋盍簪簪疾也干弼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

古者冠禮未有簪名閻按杜詩盍簪喧轡馬近杜註號為詳博皆
未知其從侯果來者侯果說見李鼎祚周易

集解○元圻案集解侯果曰朋從大合若以簪簪之固括也又引虞翻曰盍
合也坤為盍敵聚會也敵舊讀作播王弼注盍合也簪疾也朱子本義從虞
王之說程傳郭兼山楊龜山俱從侯說義海撮要載劉牧曰簪所以固冠而
總髮冠之危賴簪以固之猶君之危賴臣以安之則遵用侯說自牧始朱
新仲琦覺寮雜記云古冠有笄不謂之簪簪後人所名程沙隨周易古占
法二朋盍簪王弼曰簪疾也陸希聲本作捷所以為疾晁以道云古冠服無
簪故迴於豫傳占法中辨之即弁服之笄也明何氏楷周易訂詁曰盍鐵
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非簪而何晁說之說見易規訓詁條

說苑全云劉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

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孔子

曰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見敬今易

無此言又泄冶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云云君子

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見若

今易無末一句然泄冶在夫子之前而引易大傳

之言殆非也元圻案說苑君道篇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
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城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

草東風則草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
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
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云云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
之後果弒於微舒

鹽鐵論遵道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

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

登于天後入于地說文目部相引易曰地可觀者莫

可觀於木今易無之疑易傳及易緯元圻案漢書藝文志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
寬撰次之讀書志一說文解字十五卷漢許慎纂李陽冰刊定偽唐徐鉉
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殆
是釋觀卦名義巽上坤下木在地上之象其卦為觀於文木旁目為相相亦

觀也

後漢魯恭上鄧太后奏議引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

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而猶

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

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

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又云易十二月君子

以議獄緩死案章懷注曰易中孚象辭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何本三箋本皆作十一月案卦氣圖坤十月卦至十一月

復中隔未濟蹇頤中孚四卦則又諫盛夏中孚正是十一月卦當從之又斷獄疏云案易五月姤用事

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

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又諫擊何如疏引易曰有孚

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

十月當作十一月元刊及他本均不誤後漢書作十月誤汪文盛本不誤

釋文誥四方李吉報及鄭作誥起一及止也王肅同恭以此四方行者為言則誥當從鄭王作誥

吉已趙溫曰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

頂凶漢儒說易可以參考元圻案後漢書魯恭傳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其先出於魯頃公為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永元十二年代呂蓋為司徒諸疏俱載本傳趙溫字

子柔獻帝西遷代楊彪為司空附見後漢書趙典傳溫典之子也三國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趙溫與李傕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曾不改悟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為過云云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胛得金矢曰四體

離陰卦骨之象骨有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

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

備其難見太平御覽元圻案宋史藝文志易類有王肅傳十一卷唐

徐堅初學記二十六瞞類引王肅此注離陰作純陰故食之作以食之易

王肅注隋唐志宋史經典釋文敘錄皆著錄肅朗之子也三國志與父朗同

傳陸德明曰肅字子邕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蘭陵景侯又注尚書禮

容服論語孔子家語述毛詩注作聖證論難鄭康成書錄解題類書類太

平御覽一千卷翰林學士扈蒙等撰以前代脩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

及諸書參詳條次修纂本號太平總類太平興國二年受詔八年書成改名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禴祭顏師古注淪煮新菜以祭

蓋以禴為淪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泚之毛

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亦與顏注同何云顏師古承輔嗣說何用蔓引炫博必應

劭伏儼之徒乃兩漢經師緒言可舉以參考耳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元圻案鄭注見釋文集解虞

翻曰禴夏祭也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詩毛傳亦謂夏曰禴爾雅作夏禴禮記注皇氏曰禴薄也程傳橫渠易說郭氏傳家易說漢上易傳俱從王輔嗣說朱子本義略之

離九三蔡伯靜何云名淵西山長子解云鼓缶而歌當衰經義考引之衰作哀

而樂也大耋之嗟當衰經義考而衰也盛衰之道天

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為其

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於古注何云張子云悲衰暮故為樂不

為則復嗟年景之不足明正將老離過於中故哀樂之不常其德伯靜之說蓋本於此○元圻案蔡淵字伯靜號節齋建安人西山先生之長子有周易經傳訓解四卷易象意言一卷會稽茹先生敦和讀易日札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所謂今我不樂逝者其耋是也則以日昃之離故也

京氏易剝牀以簠謂祭器見釋文澹庵云易於剝坎取象

簠簋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

呂成公之說見東萊易說本於漢書敘傳上天下澤春雷奮

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元圻案太元樂陽始出與舒疊得以和淳物咸喜樂注曰象豫卦禮陰在下而

陽在上上下下正體物與有禮注曰象履卦此又孟堅之所本也崑山徐氏乾學曰東萊易說非有成書乃先生平時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

渙其羣蘇明允仲兄字文甫說云羣者聖人所欲渙以一天下

者也本義取之謂程傳有所不及元圻案程傳曰方渙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

附用柔則不足以為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朱子語錄老蘇

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

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履霜之萌

坊記曰不耕穫不菑畲凶荀子非相曰括囊无咎无譽

腐儒之謂也左氏傳襄九年穆姜以元亨利貞為隨之

四德為是說者其未見象象文言歟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卿

易緯坤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為宰相注

者未詳其人亦天下名言也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易類乾坤鑿度二卷隋唐志崇文總目皆未著錄至宋元祐間始出紹興續書目有蒼頡注鑿度二卷後以鄭氏所注乾鑿度有別本單行故亦稱此為乾鑿度注文曰後漢王鳳舉曰不讀易經者不得登朝須道德二經與宰相剝勅批魏亦如此至唐虞世南舉曰不讀易不可為宰相

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

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間也蹇蹇六二陰居陰也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既濟六爻悉無之

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坎曰雲日泉日雨離曰

明日電元圻案此專指大象之取象而言如屯震下坎上而象曰雲雷屯蒙坎下艮上而象曰山下出泉噬嗑震下離上而象曰雷電噬嗑大過巽下兌上而象曰澤滅木離之象曰明兩作晉坤下離上而象曰明出地上解坎下震上而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革彖傳曰革水火相息漢上傳曰兌澤離火而象曰水火何也曰坎兌一也澤者水所鍾无水則无澤矣坎上為雲下為雨上為雲者澤之氣也下為雨則澤萬物也故屯需之坎為雲小畜之兌亦為雲坎為川大畜之兌亦為川坎為水革兌亦為水又兌為金金者水之母此水所以周流而不窮乎坎陽兌陰陰陽二端其理則一知此始可言象矣余友正定王椒園定柱曰大畜之兌亦為川大畜疑當是大過上六過涉即涉川之義

會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內景薛士龍全云名季宣號長齋詩云

名小象有之

集證大有六爻亦無卦

元為漢時七緯惟有乾鑿度

無所謂乾坤鑿度也

錢云乾坤鑿度宋人偽者

三

三

按元刊作謂

嘗聞曾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遞含施二景參黃庭案此詩題曰還返釋言愚按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

水為月離內陰外陽故為火為日元圻案淮南子天文訓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是故火日外景幽者含氣者是故水月內景與天圓篇說同張子正蒙參兩篇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注火日陰質也故內暗而外光金水陽質也故外暗而內明讀書志三曾子二卷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與否也薛季宣永嘉人曾知常州故或稱薛常州著浪語集三十五卷四庫全書著錄陳振孫曰周髀者蓋天之書也稱周公受之商高而以句股為術故曰周髀

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

弼云以證成其義愚攷王弼終於魏正始十年韓

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為談客事見晉書韓伯傳二人不同時相

見大衍之數章

去甚遠謂之親受業誤矣

何云晁公武讀書志亦承正義之誤又云郭京亦為此言又云晉書本傳不言其注繫辭惟隋書經籍志及陸氏釋文載之閻按韓康伯名伯穎川長社人殷浩之外甥也官太常晉書有傳嘗謂唐李嘉祐詩輔嗣外孫還解易惠連羣從總能詩王輔嗣年二十四卒無子絕嗣見三國志晉張湛雖稱輔嗣女壻趙季子家有列子未聞季子之子能明易以傳其學此必殷浩外甥之誤記蓋詩人多不契勘或曰安知其不別有所據余笑而不敢答○元圻案三國志王弼見魏鍾會傳注引何劭弼傳曰正始十年秋遇癘疾亡年二十四無子絕嗣魏主芳正始十年已巳晉簡文帝元年辛未相去一百二十三年世說新語三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注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程子伊川答張闕中書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答鄭子上問

以為先見象數方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

易差愚嘗觀顏延之庭誥案本傳庭誥者施於闈庭之內謂不遠也云馬陸得

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何云馬陸當指

馬融陸績荀則荀爽也全云荀爽亦象數之學何說恐誤考隋志於王弼易下附注魏散騎常侍荀煇易十卷意者近王弼之學故附之顏氏所指或

其說以荀王為長李泰發亦謂一行明數而不
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通其理蓋自輔嗣之學行
而象數之說隱然義理象數一以貫之乃為盡善
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發兼取程邵之說
元圻案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宋書有傳本傳錄庭誥節此數語不載
太平御覽六百八卷引之曰馬陸得其象數而失其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
略其象數四家之見雖各為所志總而論之情理出於微明氣數生於形分
然則荀王得之於心馬陸取之於物其無惡迄可知矣李泰發名光上虞
人諡莊簡自號讀易老人著讀易詳說宋史有傳一行唐時僧也精於歷
數其說見唐書歷志天文志唐書有傳晁說之曰唐一行專明大衍之數著
以七備卦以八用三國志管輅傳輅字公明平原人注引輅別傳曰及成
人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自敘曰刊
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發明漢學者也朱子發進易傳表曰馬鄭
荀虞說雖不同要之去象數之源猶未遠也王弼盡去舊說雜之以老莊之
言於是儒者專尚文辭不復推原大傳天人之道分裂而不合臣以程頤易
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上探漢魏吳晉元魏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補苴
罅漏庶幾道難而復合晁說之曰易雜老莊而專明人事自王弼始江左
祖尚元虛弼學始盛然晉專立鄭學宋元嘉王鄭兩立顏延之為祭酒而黜

鄭置王

馮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
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
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為可廢全云輔嗣並類誠有之然未嘗不近人事未可廢也然
伊川往往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會通一卦
之體以觀其全全云誠齋易傳亦然每求之爻辭離散之間故
其誤十猶五六晁子止閣按晁子止名公武即撰晁氏讀書志者為易廣傳當
可答書曰判渾全之體使後學無以致其思非傳
遠之道元圻案書錄解題昭德易詁訓傳十八卷數文閣直學士清豐
晁公武子止撰乾道中上之其議論精博不主一家然亦略於
象數沖之叔用其父也經義考詁訓傳一名易廣傳佚
呂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牽於數故謂坎離先天

錢云晁氏居京師昭德坊故稱昭德晁家

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

元圻

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淨德集三十八卷宋呂陶撰陶字元鈞號淨德成都人皇祐中進士熙寧間復登制科事跡具宋史本傳宋志載陶集六十卷久無傳本今就永樂大典採掇哀輯分爲三十八卷案今本第十五卷載易論上中下三篇此條所引其中篇之文也周易義海撮要亦載其全篇

伏羲之易當以圖觀文王以後始有書艾軒

閻按艾軒林光朝號

云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

案此三句見林希逸艾軒集序誠齋閻按誠齋楊萬

里云卦者其名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

也愚按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爲古文天地風

山水火雷澤字

何云恐未必然觀左傳既列卦象又舉卦名可見○元圻案誠齋語見所作劉文郁周易宏綱序誠齋易

傳一三三古之天地字也易由知之由坎離知之偃之爲三三立之爲水火若雷風山澤之字亦然故漢書坤字作𠄎八字立而聲畫不可勝窮矣豈待鳥跡哉後代草書天字作𠄎即三也今本乾鑿度無以八卦之畫爲古文之文文見乾坤鑿度上卷項氏安世家說說經篇曰說文益字從水從皿以水注皿故謂之益以此推之坎卦三即水字也初作八卦之時乾坤坎離震兌艮巽必皆以三畫爲字今𠄎尚爲坤出尚爲水餘可知矣左傳正義

錢云此六乾坤鑿度妄託乾鑿度無此文水元刊作坎

曰今書有畫卦者當是後之學者自恐不識私畫以備忘然則卦象非在左此本文也林艾軒名光朝字謙之莆田人諡文節卒子才艾軒諡議曰平生未嘗著書惟於易書詩禮精通默識間爲章句口授學者李舜臣隆山易本傳自序曰易起於畫捨畫無以見易

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於咸

憧憧往來卦氣圖

案李旣卦氣圖見漢上易朱子發曰其說源於易緯自復至咸凡三十八

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

亦三卦八十八陰九十

二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

乾四月卦也至五月姤中隔大有家人井咸四卦坤十月卦也至十一月復中隔未濟蹇頤中孚四卦并乾坤計之每卦得六日七分陰陽

自然之數也

全云卦氣之說起於漢儒十翼未必遂有此義

龜山曰乾坤兩卦聖人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沙

隨曰乾坤易之門文言於乾四致意焉坤則一而

已舉乾坤之義則他卦可知上繫解七爻下繫解

十一爻大略類文言學者可以三隅反元圻案龜山語錄或勸解易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說者其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其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故某嘗謂說易須彷彿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王肅本桓元明僧紹作仁釋文今

本乃從桓元誤矣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蓋所謂

非眾罔與守邦元圻案文公易說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常欲擔當此以為當從釋文 蔡邕釋誨曰蓋聞聖人之

大賈曰位故曰仁守位曰財聚人周易集解泰大象注引虞翻曰坤富稱財守位以人聚人以財然則漢魏以前從仁從人傳本互異耳 隋書經籍志晉桓元宋卞伯玉俱有周易繫辭注今佚 釋文敘錄桓元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僞楚皇帝卞伯玉濟陰人宋東陽太守黃門郎明僧紹字承烈平原人國子博士徵不起並注繫辭經義考云俱佚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少牢云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特性云卒筮寫卦筮者執以

示主人原注卦者主畫地識爻六爻備乃以方版寫之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

九也三多為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七也兩

少一多為拆錢八也見儀閩按儀當作上冠禮疏元圻案項氏家說一今占家以

拆 元利作拆 又見大下疏

三錢擲之兩面一背為拆此即兩少一多少陰爻也兩面一背為單此即兩多一少少陽爻也俱面者為交交者拆之此即三多為老陰爻也俱背者為重重者單之此即三少為老陽爻也蓋以錢代著一錢當一爻 錢氏養新錄曰賈公彥疏本於北齊黃慶隋李孟愆二家是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拆之名與今不同但古人先揲著而後以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擲錢得數不更揲著 朱子與郭沖晦書三多三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

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戶案今本乾坤鑿

度作戶三百 三禡師三錫比三驅同人三歲今本多高蠱先甲陵二字

錢云睽二女夫五剛係傳文不當列入
又云王氏夫舉者惟蒙再三
潰震百里九陵耳其餘皆出
十翼可弗計也

後甲三日今本作龜三日甲臨八月復七日十年頤十年坎簋

貳三歲晉三接明夷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車解三

狐損貳簋三人一人十朋益十朋夫五剛萃一握

困三歲革三就震七日漸三歲豐三歲旅一矢巽

先庚後庚今本無先庚後庚四字三日三品既濟七日今本無七日二字三年

未濟三年其數例總釋于乾鑿度如月幾望已日

乃孚皆陰陽氣數之變闕按王氏云數亦多遺如乾萬物六位六龍萬國四德四時坤萬物一朝一夕

四支蒙再三瀆師萬邦比萬國泰萬物否萬物謙萬民豫四時觀四時无妄萬物頤萬物萬民離百穀四方咸二氣萬物恒四時萬物從一明夷四國際有誤三品置於先庚後庚三日之下是也○元圻案王氏此條悉述乾坤鑿度之文閻氏謂有遺誤蓋易緯七種令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校刊閻氏不及見也又案乾坤鑿度此則標目曰總釋二十九卦數例注曰其間有數無數假象假物今王氏所述止二十八卦案鑿度原文頤十年下有剝字注曰九月陽盡王氏未載所以卦數不符

張舜民字若史 首第十頁

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唯乾不言所

利元圻案此條述乾卦文言正義之文 張氏舜民畫墁集五易論曰卦具四德者有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坤之利牝馬屯之利建侯至於

諸卦各因其德唯乾不言所利孔子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以言天之道無所不利也 蔡氏淵易象意言曰乾坤屯隨臨无妄革皆有元亨利貞乾主造化全體无所不備坤承乾以成化故加牝馬字其餘卦則或主一時或主一事而已

過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內君子外小人所以財成

天地之道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

之師集證引元胡炳文本義通釋曰有天地即有君師乾坤之後繼以屯主震之一陽而曰建侯君道也又繼以蒙主坎之一陽而曰童蒙

求我師道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

大畜為學賁為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為學文明以止

而後可以為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為本則

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元圻案程傳曰：大畜在人為之大也。藍田呂氏曰：貴致飾以文也。兼山易說曰：健天德也，能止天德其畜大矣。龜山易說曰：文明而麗乎止，卦之所以為賁也。漢上易傳曰：艮為山，篤實也。

易立乎其中，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以造

化言立以卦位言。

元圻案朱子答連高卿書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蔡氏淵易象意言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言太極具於形器之中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言太極在形器之中復動而生物也。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為斯賤之役。唐郭

京全云郭氏京著周易舉正

謂斯合作，斯賤按後漢左雄傳：職斯祿

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斯字。

元圻案王定柱曰：斯當同斯養之，斯與本卦童僕義全非。泛訓為賤也，以斯為訓於其所二字，文義不甚可通。當從語助為長。案旅六二得童僕貞，九家易曰：初者卑賤，二得履之，故得童僕。則斯似當作賤，義然。陸績

周易舉正見前第三十頁引讀書志

解初六曰：斯其所取災也，則語助之訓亦已古矣。郭京周易舉正新舊唐書皆不著錄，惟見於崇文總目書錄解題於宋咸易補注條下，稱咸得此書於歐陽修，是天聖慶歷間乃行於世。文獻通考云：李燾以京為開元後人。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湯伯紀

全云東周先生湯漢

云：亂如疾病則亂

之亂，愚謂唐元宗極熾而豐，泰之極也。以李林甫

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非命亂

而何。

元圻案韓昌黎平淮西碑云：至於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司馬溫公稽古錄十五論曰：明皇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海內庶富，四夷賓

服浸淫於正觀之風矣。及天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定，無復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以娛樂為良謀，以聲色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一旦變生，所忽乘輿播蕩，生民塗地，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唐書：姦臣傳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自是深居燕適，沉痾在席，主德衰矣。又外戚傳：楊國忠太道，妃之從祖兄李林甫死，遂拜右相，便佞專，循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又逆臣傳：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隨母嫁安，延慶乃冒姓安，更名祿山。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已，乃請顯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羣議不能亂卒，亂天下。林甫啟之也。又哥舒翰傳：哥舒翰其先蓋突厥酋長哥舒部之裔，安祿山反，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守潼關，戰敗，火拔

正觀印貞觀

歸仁執以降賊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 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官端明殿學士諡文清

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愚按

大戴禮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易大傳豈即

此篇歟閣按凡書引易為今周易所無者顏師古曰蓋易家之別說者豈得謂即大戴禮記○元圻案本命篇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

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故大罪有五殺人為下 宋李心傳丙子學易編曰司馬談論六經要旨引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此今繫辭下傳中語也故相承以繫辭為大傳然劉向封事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此豈繫辭傳中語乎意者秦漢諸儒自為易大傳如伏生尚書大傳之比其間引繫辭之文而談不考詳誤以為大傳耳亦猶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本易緯之文而漢儒所引乃冠以易曰二字鹵莽類此要不足據也

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

朱子本義取之隋唐志十卷唯釋文序錄引九家名氏云不

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

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為易

義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荀悅漢紀云

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案漢紀此下有及臣悅叔父故司徒八字爽著易傳據

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

由是充豫言易者咸傳荀氏學何云荀悅漢紀約班書為之又無自敘二字蓋誤 全云

此在荀紀河平三年有此數語何氏讀荀紀不審而反以此為誤今其說見於李鼎祚集解

若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注乾

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

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大明終始注皆諸儒所未

發元圻案釋文敘錄荀爽九家集注十卷又京房章句十二卷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魏郡太守馬融傳十卷馬融字季長茂陵人南郡太守

議郎荀爽注十卷荀爽字慈明官至司空宋衷注九卷宋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荆州五等從事陸績述十三卷績字公紀吳郡吳人後漢偏將軍

鬱林太守姚信注十卷姚信字德祐七錄云字元直吳興人吳太常卿翟子元不詳何人為易義三國志陸績傳注載姚信集請褒績女鬱生為義姑表一篇翟子元易義隋唐志皆不著錄經義考十陸德明謂九家易內有張氏朱氏不詳何人按釋文載有張倫本未審即其人否又曰李鼎祚集解引諸家易中有宋仰之疑即其人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周易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撰鼎祚唐書無傳惟據序末結銜知其官為秘書省著作郎據袁桷清容居士集載資州有鼎祚讀書臺知為資州人耳所採凡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虞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麟士盧氏崔觀伏曼容孔穎達姚規朱仰之蔡景君等三十五家之說陳振孫曰凡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傳者賴此猶見其一二而所取於荀虞者尤多

王昭素謂序卦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案晁以道錄古周易自以經為一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帙哉吳仁傑亦從王晁之論沙隨程氏按繫辭曰二篇之策從韓康伯本張文饒何云名行成云序

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天地人物之本必藏諸用也朱新仲何云名希真集證曰名翼希真乃朱敦儒之名謂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序卦亦雜以經師之言

歟元所案此亦沙隨易占法下引新仲之語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十稱荀爽傳夫婦人倫之始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常仁傑按王昭素謂易序卦云離者麗也諸本此下更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舍人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故例省云按荀卿書曰易之咸見夫婦故序卦始言天地而不言乾坤此言夫婦而不言咸蓋昭然已見不必申言之也仁傑編次古易十二篇於序卦正文止從其舊王氏此條似據此為說然云仁傑亦從王晁之論何也書錄解題載吳仁傑古周易十二卷其篇第以象傳象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為十二篇其不從王晁實有明證萬氏集證謂亦從疑作不從或不字相近而誤也仁傑稱晁以道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據書錄解題載以道古周易八卷卦爻一象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兩卦象各為一卷是經不分上下與仁傑之說合而晁公武讀書志又稱其先詹事公以道古周易十二卷依漢田何本分易經上下并十翼通為十二篇並無取麗必有所感十四字增入正文

之文公武述其家學不應舛誤如此當考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云王昭素
酸素人學古純直李穆師之薦於朝太宗召至便殿賜坐講乾卦至九五飛
龍在天奏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喻該證微含箴補賜國子博士上
問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無非寡欲 讀書志一王昭素
易論三十三卷以注疏異同互相詰難蔽以己意 經義考引崑山縣志吳
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其先洛陽人居崑山博洽經史講學朱子之門登淳
熙進士歷羅田令國子學錄白號齋隱 玉海三十六卷史一行撰大衍論
三卷中與書目一行易傳十二卷 漢書儒林傳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
也從田王孫受易 朱翌字新仲號灑山居士政和間進士南渡後居桐廬
為中書舍人卜居鄞自號省事老人有澗山集 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即
十九卷中所載作小盡行者

劉夢得辨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

師師之學本一行朱文公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為

詳柳子厚詆夢得膚末於學誤矣闕按子厚謂董生膚末於學非詆夢得 何云

雖視義疏為詳然亦非有別傳據孔氏而詳之耳柳譏之非過也○元圻案
劉禹錫與董生辨易九六論曰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者皆曰吾
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日
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因舉揲著變之所遇多少以明老陰老陽之

數以明二篇之策復取左傳國語昔人之筮以為證 柳宗元與劉夢得書
曰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
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
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
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
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九
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
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康成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
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
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 朱
子答程泰之書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詆夢得以為膚末於學者
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惟以三揲之掛劫分措於三指間為
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
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

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

周燔又有程迥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

纂古子夏傳為正以諸書附著其下為考異釋疑

全云一行所纂非舊本明矣但未知與張弧本若何○元圻案書錄解題一
周易古經十一卷丞相汲郡呂大防微仲所錄上下經並錄爻辭彖象隨經

讀書志曰六防周易古經序云
象象所以解經始各為一書王
周於卦爻之下學者於是始
不見完同按古文而正之

分上下共為六卷上下繫辭二卷文言說序雜卦各一卷又古易十二卷出翰林學上睢陽王洙原叔家上下經惟載爻辭外卦辭一象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葉石林以為此即藝文志所謂古易十二篇者也案隋唐志皆無古易之目當亦是後人依倣錄之耳又古易十二卷音訓二卷著作郎東萊呂祖謙伯恭所定篇次與汲郡呂氏同音訓則其門人王莘叟筆受朱晦菴刻之於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說其所著本義據此本也又古易攷一卷沙隨程迥撰闕序雜卦又古周易十二卷國子錄吳郡吳仁傑斗南所錄以爻為繫辭今之繫辭為說卦其言十翼謂象傳象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為十二篇案漢世傳易者施孟梁邱京費最晚出東京馬鄭皆傳之其合象象文言於經蓋自康成輔嗣以來展轉相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凡此諸家所錄雖頗有同異大較經自為經傳自為傳而於傳之中象象文言亦各不相混稍復古人之舊宜並存之又有九江周燔所次附見吳氏書篇末視諸本為無據玉海三十六續書目云洪興祖謂漢以來諸儒各有師承唐陸德明著音義兼存別本諸儒各以所見去取今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為正而以諸書附著其下為易古經考異釋疑一卷宋稅氏與權校正古周易序曰呂汲公元豐壬戌昉刻周易古經十二篇於成都學官晁景迂生建中靖國辛巳并為八篇號古周易繕寫而藏於家與嚴季文簡公紹興辛未謂北學各有師授經名從呂篇第從晁而重刻之逮淳熙壬寅朱文公表出東萊古文周易經傳音訓謂古易自晁生始豈二公或不見汲公蜀本歟然成公則議晁生并上下經為非而文公本義則篇第與汲公昭合邵公濟聞見後錄云子家藏大父手寫百源易實古易也百源在蘄門山

下康節讀易之地舊秘閣亦有本據此二說則古易又有邵李二家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後歷知真州饒州忤秦檜貶管州宋史入儒林傳唐劉肅大唐新語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刻公公瑾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

經說多依託易為甚子夏傳張弧作也何云本景迂語關子明

傳阮逸作也何云本后山語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何云本之朱子○元圻案

晁以道傳易堂記曰今號為子夏易者崇文總目亦斥其非是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為唐張弧之易也四庫全書總目一按唐以前所謂子夏傳已為偽本晁說之又稱為張弧之易是唐時又一偽本朱彞尊經義攷證以陸德明李鼎祚王應麟所引皆今本所無然則今本又出偽託不但非子夏書亦非張弧書矣陳師道后山叢談何蘧春渚紀聞邵博聞見後錄皆云阮逸嘗以偽撰關子明易傳彙示蘇老泉朱子語類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偽作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師愈之名見朱子再跋麻衣易說後書錄解題一正易心法一卷舊稱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麻衣易有戴師愈跋師愈字孔文關子明名朗河東人阮逸字天隱建陽人安定先生門人天聖五年進士皇祐中與胡安定同典樂事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越絕外傳枕中第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愚謂

先陰後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闢，靜而動也。

元圻

案禮記禮運觀殷道，吾得坤乾焉。正義曰：殷易以坤為首，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註：杜子春云：歸藏以坤為首，坤為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故名歸藏也。魏鶴山曰：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謂之坤，即歸藏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即連山。

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

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

也。愚案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棘下，即

稷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稷門下。

閻按魯亦有棘下為城內

地名見左傳定公八年水經注，竟認亦儒者之所萃焉。恐誤。○元圻案水經注：淄水又東過利縣，東注云：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論議。劉向別錄以稷為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鄭志：張逸問云：云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為博士，號稷下君。史記齊世家：曰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矣。然棘下又是魯城內地名。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者也。蓋亦儒者之所萃。

虞書引鄭氏書贊我
先師棘下生云云

焉故張逸疑而發問，康成釋而辯之。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五經總義類鄭志三卷補遺一卷，魏鄭小同撰，小同鄭元之孫也。元沒之後，門人述其問答為八篇，小同編次為十一卷。原本久佚，此亦好古者從諸書輯綴以存鄭學之崖略者也。易正義論易之三名曰：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鄭元依此義作易贊。今本鄭志上載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云云。又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人云云。水經注引此條作張逸問書贊云：今厚齋以為易贊，必有所據，俟攷。

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農重

乎八純，聖理元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

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

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

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

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

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

案惠氏棟易漢學四引此條曰如京說則今占法所謂納甲世應游歸六親六神之說皆始于西伯父子也此條今京氏易傳無之見困學紀聞

引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

為人易五世六世惠氏棟曰八純俗作六世誤○案項氏家說一作五世及八純為天易為天易

游魂歸魂為鬼易陸績易說引孔子曰與此辭同此占候之學決非孔

子之言也張文饒言四易又異於是易有四體一

用三伏羲先天體也連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

易用也全云文饒之言亦无據桓譚所云先天中後天三易尚不可信况晚出譚後之謬語云四庫書簡明目錄術數類京氏易

傳三卷漢京房撰房傳焦氏之學故言術數者稱焦京而房之推行災祥更甚於延壽其書凡十四種今佚十三惟此書以近正得傳今世錢卜之法實出於此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吾鄉觀物先生張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翼元元包通靈等凡七書

京氏謂一至四為互體三至五為約象儀禮疏云二

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有通變經世述行翼元
通靈等凡七書

全云深寧於集鄭氏易注發明互體最精 集證王氏康成易注序康成學費氏易為注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求易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中爻所謂八卦相親六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撰德是也惟乾坤無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書其互體合艮震而艮震之互體亦合坎離之六畫其互體含兌巽而兌巽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之體互自相含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含也王弼尚名理譏互體然注睽六二曰始雖受困終獲剛助睽自初至五成困此用互體也彌注比六四之類或用康成之說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而荀顛難之○元圻案日知錄曰晉書荀顛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 此條所引儀禮疏今本無而莊二十二年左傳正義有之

說卦虞翻曰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兌同氣相求

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己月三十

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息

從子至己故逆見李氏集解蓋用納甲卦氣之說元圻案京氏易傳陰從午

陽從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 納甲卦氣之說項氏家說言之最詳文多不錄

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

也。輔漢卿全云輔廣朱子弟子謂易須識辭變象占四字。原注項氏曰不稱乾馬而

稱震龍震動也乾之動自震始○元圻案魏鶴山答丁大監補書曰會親聞輔漢卿廣之說易須是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云云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象勿用即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此未識先生之意原注引項說見項氏安世周易玩辭一項氏周易玩辭自序曰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知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

陽為大陰為小。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取陰陽為義。元圻

案朱子語錄陽為大陰為小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宋蔡氏淵易象意言曰凡卦中陽為大陰為小陽利君子陰利小人大畜小畜大過小過皆取陰陽為義又曰小畜者巽畜乾也大畜者艮畜乾也巽之主柔爻也艮之主剛爻也故小畜主四柔畜剛也大畜主上剛畜剛也又曰大者為陽巽下兌上則兩陰包四陽陽數過焉故曰大過小者為陰艮下震上則四陰包兩陽陰數過焉故曰小過

六爻有得有失唯謙三吉三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

皆吉。元圻案元曾氏道傳易學通變曰乾六爻不言吉無往而非吉也初九處之以勿用即初九之吉上九處之无悔即上九之吉二之見五

五之飛三四之无咎皆然蓋位或過於中而聖人處之則無不中位或失於正而聖人處之則無不正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吉有大於此乎

漢書敘傳六世眈眈其欲汲汲。原注音滌注頤六四爻辭汲

汲欲利之貌今易作遂遂子夏傳作攸攸顏注以

汲汲為欲利輔嗣以遂遂為尙實其義不同。集證釋文遂遂

如字敦實也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為遂蘇林音迪荀作攸攸劉作遂遂云遠也說文遂音式六反○元圻案今本子夏傳亦作遂遂王弼易注其欲遂遂尙敦實也

上蔡謝子為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先生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父昔於廬山解后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甚厚當秉國政邵子仕雖不耦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上蔡之文今不傳僅載於張稭書文恭集後

蔡淵見第三十六頁

曾貫字道傳秦契元未死節

康節之父伊川文人名古字天家

元圻案 四庫書胡文恭集四十卷從永樂大

典哀錄無張棋書後文蓋已佚矣 明文恭公名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歷官樞密副使以太子少師致仕文恭其諡也宋史有傳 朱子

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

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張文饒

觀物外篇衍義

謂先天圖

圖在邵子皇極經世

自泰歷盤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即南北

之運數也聞見錄載邵子之言曰天下將治地氣

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蓋為聞杜鵑聲

聲聞本作發

也

陳忠肅謂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則以人事知之

方樸

山云以陰陽言 全云忠肅之說恐未然是時章蔡曾皆南人故重南是其私意然不必以南人用而遂致分裂也前此寇萊公以北人重北亦是私意

若王文正竟謂南人不可作相則唐之陸象先陸贄非南人乎○元圻案晁氏讀書志易類邵康節皇極經世十二卷又有觀物篇繫於後其子伯溫解陳氏振孫曰觀物外篇康節門人張嶠子望記其平生之言雖十纒一二而足以發明成書者多故名外篇嶠登進士第仕為太常寺主簿 聞見錄曰嘉祐末康節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聲歎曰北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客曰聞杜鵑何以知之康節曰天下將治云云 聞見前錄二十卷邵伯溫子文展康節子也南渡後官至利路轉運副使宋史入儒林傳 陳忠肅名確字瑩中沙縣人元豐二年進士徽宗朝歷右司諫權給事中紹興中賜諡忠肅彈蔡京疏曰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為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於論

語不可誣也

語見東坡易傳

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

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

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論議不苟

同如此

元圻案歐陽公廖氏文集序曰秦焚書六經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諸儒因得措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其怪妄之尤甚者

曾子固洪範傳曰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為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

歐陽公不喜繫辭其事

全云樓昉字暘叔四明人
官宗正寺簿

之眾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為是說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馬至鳳凰麒麟元鳥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為不然執小而量大用一而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蘇子由撰東坡墓誌曰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會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實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蘇詩王注子固名鞏南豐人嘉祐二年永叔知貢舉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

迂齋

閩按迂齋樓昉號全云昉東萊弟子

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人

心無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

又策問謂神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至師道

累葉為名將郭逵以將帥顯而其後兼山

雲皆明易蓋易之為書兵法盡備其理一也

愚聞之先君云

閩按王氏玉海易云有未盡之易易之理有既盡之易易之書唐薛仁貴亦有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

晁說之撰李挺之傳云李之才
字挺之師河南釋伯長受易
伯長之易受之神微君明達微
君受之希聖先生明道為先
夫志其述其傳授云先生得之
李挺之得之釋伯長初不言
希聖漢上易謂神放傳於
陳搏

何云前語踏空後語卑狹全云丁寬及身為名將何須至神郭而始悟
○元圻案神明逸名放洛陽人自號雲溪醉侯康節之易出於李之才之才
受之穆脩脩受之種放放受之陳搏世衡字仲平放兒子知環州專以信結
諸羌子古謂診皆有將材號曰三種世衡幼子誼知蘭州葭軍嚴整每戰未
嘗負謬子朴朴弟師道字彥叔少從張子學金人南下加檢校少保靖難軍
節度使聞命即行趨泮水南徑通敵營金人斂游騎守牟駝岡增壘自衛建
炎中追諡忠憲弟師中字端儒與金兵戰於榆次死之師中老成持重時稱
名將諡莊愍郭逵字仲通開封人治平二年以檢校太保領陝西宣撫使
判渭州討平番部黨令征等郭忠孝字立之逵之子受易中庸於伊川著易
說號兼山先生郭雍字子和忠孝之子著傳家易說薛仁貴周易新注本
義唐藝文志著錄今佚諸家亦無引用其說者漢書儒林傳丁寬字子襄
梁人從田何受易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曰東矣景帝時寬為梁孝王
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

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地

元圻案此真西山書類知識貴乎高

語橫渠易說智極高故效天禮著實處故法地朱子語類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又曰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

晁景迂述郭敏脩之言曰所以生者智水不可不

崇而禮火則卑之此卦之所以既濟也

原注養生之說陰升陽降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

戰國策作狐濡

其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今易未濟曰小狐汔濟

濡其尾

元圻案史記春申君列傳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為辯使於秦上書說秦昭王云云

高宗伐鬼方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

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

然則鬼方即鬼戎與詩殷武奮伐荆楚朱子集傳

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愚按大戴

禮帝繫篇陸終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

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可以證集傳之說

全云漢人以鬼方為西戎則非荆楚也即如楚世家以季連為鬼方之所自出豈得遽襲其號朱子之說似誤○元圻案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代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又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此條作武丁三十五年疑誤二事為一史記殷本紀祖已嘉武丁之以辟

雒為德立其廟為高宗詩小序殷武祀高宗也傳殷武殷王武丁也晉書東晉傳咸和七年汲縣人發魏襄王冢得古書七十五卷中有竹書紀年十一篇今本二卷梁沈約注水經注二十二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隕是生六子

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隱者朱子謂火珠林

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

元圻案宋朱鑑輯文公易說曰伊川說未濟男之窮也為三陽失位以為

斯義也得之成都隱者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一日讀易有剗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故伊川記之不知此語火珠林已有

蓋伊川未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朱子語類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書錄解題卜筮類火珠林一卷無名氏今賣卜擲錢占卦盡用此書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

數作傳然翻未知言有序之戒希聲未知比之匪人

之訓踐履與易相違

闕按陸希聲傳見唐書百十六陸質傳見唐書百六十八各為一人希聲雖有在位無所

輕重之文不似質黨韋執誼此云比之匪人似認陸希聲為陸質不知一侍憲宗於東宮一相昭宗者全云翻雖狂直不失為貞士不似希聲由宦官而進用又云闕注誤希聲事不載唐書本傳別見楊文公談苑及葉石林避暑錄語蓋希聲嘗授僧普鑑光書法後嘗光以書供奉得幸希聲因祈使援

已贈以詩有云筆底龍蛇似有神天池風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
 當時泝人言光遂以其名達於中貴因得召用深寧所謂比之匪人也豈
 得以陸質黨章執誼而疑深寧之譌質為希聲耶○元所案三國志吳虞翻
 傳注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鹿
 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
 受命應當知經又傳曰權與張昭論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論神仙世豈
 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陸希聲易傳自序曰予在乾符初任
 右拾遺歲暮端居夢在大河陽曠野數百里有三人偃臥東首各長數丈有
 告者曰上伏羲中文王下孔子也三聖皆無言意中甚愕寤而震悸伏而思
 之河與天通圖之自來三聖衡列乾之象也天道無言示人以象天將以易
 道界于乎由是考覈少小以來所集諸家註說貫以自得之理著易傳十篇
 唐書陸希聲傳希聲通易春秋老子昭宗召為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論曰文陸質傳質善韋執誼方執誼附叔
 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為給事中憲宗為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
 改執誼懼太子怒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 晁說之以道
 易規曰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象作傳意夫二子
 者可與言伏羲之易也翻乃蔽於互體希聲不出王輔嗣之藩籬惜哉
 葉夢得避暑錄話上陸希聲所隱君陽山或曰頤山在宜興湖洑今金沙
 寺其故宅也方閑居時內供奉僧誓光以善書得幸嘗從希聲授筆法祈使
 援已乃以詩寄之云云誓光即以名達貴倖乃得召誓光事亦見楊文公談
 苑國初去唐未遠猶有所傳聞文公之言宜信

張緒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疑易

中九事愚謂晏以老莊談易係小子觀朶頤所不

解者豈止七事哉原注以義理解易自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清

矣 何云平叔自謂不解易九事見管輅別傳皆陰陽之占○元圻案南齊
 書張緒傳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長於周易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
 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 梁書伏曼容傳曼容字公儀平昌
 安邱人少篤學善老易獨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
 不學也 三國志曹爽傳南陽何晏鄧颺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
 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晏等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
 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晏何進孫也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
 德論註晏字平叔 晉書范甯傳甯字武子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
 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王何襲棄典文不遵
 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
 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其斯人之徒歟王衍傳衍字夷甫總角嘗造山
 濤濤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
 必非此人也衍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為事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矜高
 浮誕遂成風俗焉累遷太尉洛陽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語衍因勸勒稱
 尊號勒使人夜排墻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
 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上坎為雲下坎為雨虞翻之說也

案見周易集解乾彖傳注

郭子和從

之原注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作解○原注即郭雍傳家易說中語

女子貞不字謂許

嫁笄而字耿氏

何云南仲

之說也朱文公從之

元圻案耿南仲字希道開封人

欽宗時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宋史有傳經義考耿氏南仲易解義十卷存說文字乳也虞仲翔解作姪娠程傳從之葉給事紹楛云

正定王定柱曰女子貞不字連貞字為文當從笄而字之訓為長

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堯之

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

之樂宣王雲漢之憂閻按初刊本作喜其說深矣

德非日新不足以言盛義非入神不足以言精

館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按楊楫序

字作於徽宗政和元年結銜稱奏議郎知漢州什邡縣事

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歷

算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

之北史藝術傳蜀郡衛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

教嘗上疏極論之全云據隋書經籍志則元嵩沙門也而不信釋教異矣書目以為唐

人誤矣元圻案書錄解題易類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秘書少監蘇源明傳四門助教趙郡李江注其書以八卦為八篇先坤次乾次

兌艮離坎巽震又目錄類中典館閣書目三十卷秘書監臨海陳駉叙進等撰淳熙五年上之大凡著錄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張行成元包數總

義曰楊子雲太元其法本於易緯卦氣圖衛先生元包其法合於火珠林卦氣圖之用出於孟喜章句火珠林之用出於京房唐李江衛氏元包序曰

包者藏也言善惡是非吉凶得失皆藏乎其書也六五經而四三易雖太元莫之與京經義考二百七職釋道宣曰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

於蜀梁末為僧伴狂放蕩周氏平蜀因爾入關

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劉牧

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

何云子雲傳本自序止於四賦覈靈或出依託何足據乃

欲持以斷此等大公案耶○元圻案覈靈賦語見文選陸倕石闕銘注晁氏讀書志劉長民易十五卷皇朝劉牧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曰况為序

漢志文選注太平御覽有覈靈賦

又鈞隱圖三卷劉牧撰皆易之數也凡四十八圖并遺事九有歐陽永叔序而其文殊不類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温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贊曰雄之自序云爾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此劉牧之說所本

會子固爲徐復傳云康定中仁宗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其言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今考侍講林瑀上會元紀推帝王卽位必遇辟卦而眞宗乃得卿卦每開說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賈昌朝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紕之復與瑀同脩不經之書不可謂知易也荀子大畧曰善爲易者不占元所案會子固徐復傳曰復字

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又曰歲餘固求東歸仁宗禮以東帛賜號冲晦處士因家杭州以周易太元授學者葉石林曰萬松嶺復故居也宋王偁東都事略曰復字復之與郭京同召對問以天時人事復舉京房易卦推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強君德李燾長編一百三十一仁宗慶歷元年四月建州布衣徐復賜號冲晦處士復初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游淮浙間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卦衍占之四方無異變乎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其口月後無少差於是與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強君德乎帝問變故與前世何若對曰如唐德宗居奉天時帝驚曰何至此復曰雖然君德不同德宗好功利欲以兵伏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屈己容納西羌之變起自元昊陛下不得已應之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祥無他也不久定矣帝稱善又一百三十五仁宗慶歷二年二月太常博士天章閣侍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奏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卽位年月日時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帝王卽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之及是瑀又言上卽位其卦直需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臣願陛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矣上駭其言賈昌朝劾奏瑀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上乃謂輔臣曰人臣雖有材學若過爲巧僞終涉形跡遂罷絀瑀王介甫嘗魏公碑曰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開封人天禧元年召試同進士出身節度鳳翔加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諡曰文元經義考易類徐氏復林氏瑀等周易會元紀佚聞書瑀莆田人舉天

聖二年進士

介于石古文作砢晉孔坦書曰砢石之易悟何云說文下引易作砢

元圻案釋文古文作砢鄭古八反云謂磨砢也馬作拏云觸小石聲 晉書孔坦傳坦字君平咸康元年石聰寇歷湯王導為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聰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砢石之易悟哉又桓温傳砢如石焉所以成務 朱子語類云介于石言兩石相磨擊而出火之意蓋從古文作砢讀為戛本義云其介如石則從侯果假如堅石不可移變之說 說文無砢字何注說文當是釋文之誤

坤曰早辯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為之於未有在周

子謂之幾在張子謂之豫元圻案周子通書誠幾德篇誠無為幾善惡 張子正蒙神化篇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 周子字茂叔春陵人知南康軍酷愛虛亭買田其旁築室以居號曰濂溪二程子師之 張子字子厚長安人學古力行篤學好禮為關中士人所宗所謂橫渠先生者也

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止齋閣按止齋陳傳良號 春秋後傳

亦曰此身後之書劉道原全云謂柳芳唐歷本皆不

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閣案晉書孫盛傳著晉陽秋咸稱良史諸子私改之盛初寫兩

定本寄慕容儻後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太平寰宇記高句麗國書籍中有晉陽秋安得今日有人向彼國購得乎○元圻案楊龜山程子易傳跋曰伊川先生著易傳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繹卒政和之初子友謝顯道得其書示子乃始校定去其重複踰年而始完 樓攻媿止齋春秋後傳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傳良之所著也鑰從止齋遊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未幾去國而鑰亦歸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為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既不辛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篋中 司馬温公劉道原十國紀年序曰道原好著書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義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亦未以傳人曰今柳芳唐歷本皆不同爾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曠日然後傳 劉道原筠州人漢子舉進士官秘書丞與司馬温公同修資治通鑑 唐書柳芳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直史館坐事徙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做編年法為唐歷四十篇頗有異聞 范甯穀梁傳敘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亦此意

僅二百七十四字

微元刊作敗

易緯辨終備曰煌煌之耀乾為之綱合凝之類坤握

其方雄雌吐吟六節搖通萬物孳甲日營始東六

節蓋謂六子日營始東震也三箋方心醴粹然云吐音區張口也○元圻案四庫全書總

目易類易緯辨終備一作辨中備馬氏經籍志稱為鄭康成注而著錄者一卷今永樂大典所載僅寥寥數十言已非完本

東坡曰左氏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原注知莊子曰師出以律

有律以如已也杜預注法行人從法法微則法從人亦格言也○元圻案南蒯事見昭公十二年穆姜事見襄公九年知莊子語見宣公十二年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為

陽純坤稱龍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

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元圻案漢上易坤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節傳十月純坤用事而

稱龍者天地未嘗一日而無陽亦未嘗一日而無君子為其純陰嫌於無陽也故稱龍也詩采薇歲亦陽止箋云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為陽朱子語類剝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

日生一分則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

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

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原注愚謂孔子

云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乖於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元圻案真西山讀書記三十三載李公晦困齋說曰困之為卦二五

皆剛而得中為賢人君子成德於內之象而外為三陰所掩蓄而不獲施言而不見信可謂困矣然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其身可屈而其志不可奪

安於義命頹乎其處順也然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卦爻皆無所利而獨利祭祀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韓文公語見送窮文

經義考九十四李方子禹貢解下引邵武府志曰李方子字公晦光澤人朱子高弟自號果齋嘉定七年進士第三寶慶二年真德秀袁甫取所著禹貢解以進特授朝奉郎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贰用缶在險之時用禮之薄說本朱子

它爻之言酒者三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困于

酒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卦皆有坎文王周公

以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於書三爻皆陽剛制之意也元圻案謝疊山易說曰坎為水為險為毒水之險毒者酒也

菟陸夬夬項氏玩辭曰菟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兌為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愚按說文艸部菟山羊細角也從兔足苜聲讀若

丸寬字從此徐鍇按本草注菟羊似麕羊角有文俗作羴元圻案宋羅泌路史後紀注引孟喜章句曰菟陸獸名夬有兌兌為羊也周易集解引虞翻曰菟夫子莞爾而笑之莞爾雅

釋獸麕大羊郭註麕似羊而大角圓銳好在山崖閒又羴如羊註羴羊似吳羊而大角橢出西方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周易玩辭六卷宋項安世撰安世字平甫松陽人事蹟具宋史本傳又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鍇傳鍇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蹟具南唐書本傳

聖人不以位為樂也董子語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朽

索深淵

先甲先庚吳祕注法言云周禮治象挾日而斂之鄭

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獨取甲庚者以甲木

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元圻案吳祕法言注今佚

其說見於司馬溫公法言集注周禮天官注作從甲至甲謂之挾日王義曰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者破諸家從甲至癸謂之挾日通也若從甲至癸仍有癸日不得通挾故以從甲至甲言之鄭康成周禮注序曰世祖以來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皆作周禮解詁周易義海撮要陸希聲曰甲者德政也蠱以四德制彖言其正曰先甲後甲所以原始要終也庚者刑政也巽以小亨申命故爻言其變曰先庚後庚所以信而審之也甲出也庚更也以庚變甲天之道也先後三日使知其意審其令也

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於乾九三曰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

說文艸部菟訓菟也此見菟字自有部

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上九當作用九曰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未貞於文言曰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六曰陰之為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為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為潛於小畜上九曰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

至於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於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豫初六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於觀上九曰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今汲古閣本脫者字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於賁六五曰賁于束帛邱園乃落賁于邱園帛乃萎萎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於復曰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於家人初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

之則悔矣九三日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
 寧過乎嚴上九日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
 以愛為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
 於睽上九日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
 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往
 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
 羣疑亡也於蹇初六日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
 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於萃之象曰聚
 而无防則衆生心今汲古閣本作心生於漸上九日進取高潔不
 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峩峩清遠案唐
 史徵周易口訣義引作峩峩清奇儀可貴也於中孚上九日飛音者音

取元刊作處

飛而實不從之謂也於小過六五日小畜尚往而
 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何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甚

多厚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方樸山云程子不論象不論卦變皆勸說也
 ○元圻案程子與金堂謝湜書謂易當先讀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

乾稱父原注純陽坤稱母純陰震長男陽在初巽長女陰在初坎中男陽在中

離中女陰在中艮少男陽在末兌少女陰在末

知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元圻案此真西山孝友堂記文語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元圻案真西山為甫田王實之作養正堂記曰

蒙之為義取物之穉而言泉之涓涓始出於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於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間之其不塞闕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即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於學終於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

訓下元刊有謂字

大家周靜帝年排

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以化

行閨門為極致上九之象曰反身之謂也身正則

家正矣元圻案谷永曰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郭氏傳家易說曰齊家自夫婦始故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然則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顏氏家訓教兒嬰孩教

婦初來元圻案顏氏語見教子篇司馬溫公家訓用之楊誠齋易家人初九傳婦訓始至子訓始稱蓋本於此北齊書顏之推傳之

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除黃門侍郎齊亡入周大象末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撰家訓二十篇陳直齋曰古今家訓以此為祖

何云劉屏山云愚夫昧易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凡無得於心而披其辭皆口易也非獨能言而不能行之謂此卷其諸口易乎○元圻案書錄

解題屏山集二十卷通判興化軍崇安劉子暉彥冲撰父幹兄子羽子暉以蔭入仕朱文公其門人也何氏所引屏山語在聖傳論第七篇

己未冬日謁曹侍郎秋岳先生於集福精舍先生教之曰宋說家之書莫如洪容齋王伯厚為優然困學紀聞條理尤為秩然不可以不亟讀也退而誣

識於硯匣至丙寅遊山陽乃於書肆中得之沾慨之益良非一二可竟南北奔走亦未嘗不借也丙戌春為故友閻百詩先生校此書付之開雕因加重

閱記諸第一卷之尾何焯書

全云何氏之言足以警世之讀易者然深寧此卷當分別觀之其中有反復於陰陽消長治亂之故者是有得於上下千古而感慨於身世以出之者也安得謂之口易乎其中有無當於大義者則置之可耳何氏篤信其師傳之易以彼其師果能行耶果有得於心耶前輩未可輕議也

男忠錫孫孝澹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一終

困學紀聞注卷一終

六三

